

經義考

冊六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二十一

劉氏迪簡皇王大學通旨舉要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書凡十章一章總言三綱領二三四章釋三綱領注略
五章至十章釋八條目注解

江西通志劉迪簡字簡卿安福人吳元年被徵授尚賓館副使洪
武建元進皇王大學通旨奉詔使交趾至南寧道卒

劉氏清大學要旨

一卷

未見

傅氏淳大學補略

一卷

未見

范氏祖幹大學發微

一卷

佚

劉氏清大學要句

佚

蔣氏允汶大學章旨

佚

王瓚曰温州府學教授永嘉蔣允汶彬夫撰

陳氏雅言大學管窺

一卷

未見

張氏洪大學解義

一卷

未見

鄭氏濟大學正文

一卷

未見

方孝孺後序曰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人全書爲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爲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爲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辨授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某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起至於近代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爲至當哉姑亦以待後之君子爾世之嘒嘒然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爲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知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經略舉大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由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爲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歟鄭

君濟仲多學而不雜執中而不滯觀其所好其傳所謂近道者歟
徐氏與老大學集義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字仲祥錢塘人王達嘗師事之

丁氏璣大學疑義

一卷

佚

李氏果大學明解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成安人景泰庚午舉人歷官濟南知府

楊氏守陳大學私抄

一卷

未見

守陳自序曰蒙少受大學輒併其章句誦而味之佐以或問參以諸說已自謂通矣及誦之久味之詳乃反有疑焉其後誦益久味

益詳疑亦從而益繁積數十載雖與天下友反覆講之疑終不釋也今家居無事日誦味之而疑如故乃取所疑經傳易而置之各錄章句於其下而章句有與今易置之文義不合者亦僭用己說以蒙謂別之而其所以易置之故則詳具於各章之末既而誦且味之怡然理順乃淨抄成帙閱之篋中不敢以示人一日客或翻篋見之閱未半輒嘻笑且怒罵曰吾不意子之叛儒先而紊聖經至此也夫大學者孔子之經曾子之傳而朱子之章句或問後學惟誦習之莫敢違也何乃僭易而妄解之亟焚之毋貽是書累也愚應之曰非敢爾也王魯齋曰天下所不易者理也二程不以漢儒不疑而不敢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復改亦各求其義之至善而全其心之所安非強爲異而苟爲同也今蒙所抄縱未得乎義之至善亦足全吾心之所安若其謬說只自謬耳是書豈被其累譬如蜀之八陣石一時或亂之而千載如故也虞之五瑞玉一臣或失之而萬國自如也子安庸怒哉客頹頹而去余甚慚且悔然業已抄之不忍毀也用識之篇末

丘氏濬大學衍義補

一百六十卷又補前書一卷

存

神宗御製序曰朕惟帝王之學有體有用自仲尼作大學一經會子分釋其義以爲十傳其綱明德新民止至善其目格致誠正修齊治平闡堯舜禹湯文武之正傳立萬世帝王天德王道之標準宋儒真德秀因爲大學衍義掇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實之顧所衍者止於格致誠正修齊而治平猶闕逮我孝宗敬皇帝時大學士丘濬乃繼續引伸廣取未備爲大學衍義補揭治國平天下新民之要以收明德之功采古今嘉言善行之遺以發經傳之指而後體用具備成真氏之完書爲孔曾之羽翼有功於大學不淺是以孝廟嘉其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特命刊而播之朕踐祚以來稽古正學經史諸書博涉殆徧因念真氏衍義我聖祖大書於廡壁累朝列聖置之經筵肅宗聽講之餘賦翼學詩以紀之朕爰命儒臣日以進講更數寒暑至於終篇然欲因體究用而此書尤補衍義之闕朕將細繹玩味見諸施行上溯祖宗聖學之淵源且欲俾天下家喻戶曉用臻治平昭示朕明德新民圖治之意爰命重梓以廣其傳而爲之序如此云

濬自序曰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人之心

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係夫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則在乎家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之以爲教人君本之以爲治士子業之以爲學而用以輔君是蓋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經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爲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萬年所以爲教爲學爲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親受其教既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爲大學一篇漢人雜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爲之章句或問建安真德秀又剟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填實之各因其言以推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爲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爲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然其所衍者止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蓋卽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國天下耳臣竊以謂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雖本乎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是以大學之教既舉其綱領之大復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中又各有條理節目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闕其一功則少其一事欠其一節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體之爲體亦有所不全

矣然用之所以爲大者非合衆小又豈能以成之哉是以大也者小之積也譬則網焉網固不止於一目然一目或解則網有不張譬則室焉室固不止於一椽然一椽或虧則室有不具此臣之所以不揆愚陋竊倣真氏所衍之義而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其爲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興教化曰備規制曰慎刑憲曰嚴武備曰馭夷狄曰成功化先其本而後末由乎內以達外而終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末合內外以成夫全體大用之極功也真氏前書本之身家以達之天下臣爲此編則又將以致夫治平之效以收夫格致誠正修齊之功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其略以成其全故題其書曰大學衍義補云非敢並駕先賢以犯不韙之罪也臣嘗讀真氏之序有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而繼之以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是蓋就其本體而言耳若卽其功用而究竟君臣之所當知者則固有在也粵有古昔聖賢爲學之道帝王爲治之序皆必先知而後行知之必明其義行之必舉其要是知欲行其要者必先知其義苟不知其義之所在安能得其要而行之哉故臣之此

編始而學之則爲格物致知之方終而行之則爲治國平天下之要宮闕高深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邊鄙之情狀艸澤幽遐不履城闈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治非獨舉其要資出治者以御世撫民之具亦所以明其義廣正君者以輔世澤民之術譬之醫書其前編則黃帝之素問越人之難經後編則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療一證隨其方以已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書主於理而此則主乎事真氏所述者雖皆前言往行而實專主於啓發當代之君亦猶孔孟告魯衛齊梁之君而因以垂後世之訓臣之此編較之前書文雖不類意則貫通第文兼雅俗事雜儒吏其意蓋主於衆人易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頗多重復所修之辭不能雅馴弗暇計也臣遠方下士叨官禁近當先皇帝在御之日開經筵卽綴班行之末親覩儒臣以真氏之書進講陛下毓德青宮又見宮臣之執經者日以是書進焉臣於是時蓋已有志於是旣而出教太學暇日因採六經諸史百氏之闕也繕寫適完而陛下嗣登大寶蓋若有待言者臣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以達意偶因所見而妄有所陳區區一得之愚固無足取而倦倦一念之忠儻爲聖明所不棄焉未必無少補於初政之

萬一臣謹序

何喬新志墓曰公以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闕焉乃採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己見作大學衍義補今天子嗣位之初公書適成乃表上之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公尙書且命錄其副付書坊刊行

程氏敏政大學重定本

一卷

存

敏政跋曰大學章句朱子所訂且爲格致傳補亡有大惠於後學朱子旣沒矩堂董氏槐始謂格致傳未亡乃雜於經傳中未及正耳玉峯車氏若水慈谿黃氏震魯齋王氏柏山陰景氏星崇仁王氏巽卿及國朝浦江鄭氏濂天台方氏希古皆有論說大同小異而於第十章亦有從程子所訂而少變之者走嘗欲合諸家著爲定本而未能也暇日默記衆說參互考之手自錄出如右他日或放歸田當再加紬繹并訂其注疏而凡諸經子中有先儒成說可還其舊者悉加釐正以俟後之君子而不敢必其能遂焉否也

陳氏一經大學大全纂

一卷

未見

俞汝言曰四川成都衛人成化丙戌進士

葉氏應大學綱領圖

一卷

未見

蔡氏清攷定大學傳

一卷

存

徐師曾曰大學篇錯簡甚多程子既爲之表章定著朱子又爲之更正補亡其所作章句或問至於今家傳人誦似無遺議矣厥後諸儒若董氏槐葉氏夢鼎王氏柏皆謂傳未嘗闕特簡編錯亂而攷定者失其序耳遂欲移經文知止以下二條置於子曰聽訟之上以爲傳之四章釋致知格物而車氏清臣嘗爲書以辨其說之可信至蔡氏清攷定傳文云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

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尤為近理使朱子復生未必不改而從之

毛奇齡曰與朱氏改本並同增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七字刪此謂知本四字

李氏承恩大學拾朱

一卷

未見

王氏啓大學稽古衍義

未見

楊氏廉大學衍義節略

二十卷

未見

廉序曰大學衍義先儒真德秀之所著也曰節略者臣不揆寡陋冒昧為之也舊四十三卷今為二十卷云竊謂德秀之書雖其援引之富論說之辨然無一言而不源流於孔子之經無一句而不根本乎曾子之傳無一言而非人君為治之法無一句而非人臣

責難之忠至當至精至切至要臣之過慮惟恐萬幾之繁經筵之講讀未易以畢乙夜之披閱或難於周此節略之所由以成也然先其少而後其多由其約以致其博則何不可之有哉此書所謂前列二者之綱曰帝王爲治之序曰帝王爲學之本是也爲學乃明明德爲治乃新民卽大學三綱領之二也所謂後分四者之目曰格物致知曰誠意正心曰修身曰齊家是也格致以始之修齊以終之卽大學八條目之六也雖曰三綱領之二而至善之止固在乎中雖曰八條目之六而治平之理悉該乎內仰惟陛下躬上知之資稟生知之性一讀百篇五行並下是豈尋常可得而窺測也哉自今以往誠留意焉則帝王之學必可傳帝王之治必可復矧以篇章減省工夫惟在於專旬月研窮效驗決有可獲至於一得之愚并此以獻 又進表曰居楓宸乃膺君師之任在杏壇實遺治教之書學雖上下之皆同責於南面而獨重若能實用其力則必大有其功經則誦於孔子而曾子述之傳則原於曾子而門人記之至程子始取之禮經迨朱子乃爲之章句若夫引用五經四書之文揀擇諸史百氏之說據千載之空腔爲一旦之填實或言其理或舉其事體用一原卽理而事無不包顯微無間卽事而

理無不在每條祇引其凡逐節惟提其要簡以御煩約以該博此則莫有逾於衍義之書而實成於真氏之手其所以修己而明德者一二帝三王之明法其所以治人而新民者一唐虞三代之成功否則不漢之雜霸亦唐而已不唐之雜夷亦宋而已君子鈔與聞大道之要也小人豈盡皆至治之澤乎此書在祖宗朝或書之以爲昕夕之諦觀或贊之以爲出治之條格仰列聖之承傳同執中之授受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以至於今也茲者恭遇皇帝陛下入繼大統益衍天潢聰明睿知素著於潛藩仁勇聖神頃觀乎登極然程子爲說書拳拳焉進涵養薰陶之說朱子繼講席切切然有窮理讀書之言豈非當新君之幼冲與嗣皇之初政也哉臣嘗言於孝宗皇帝謂經筵不必泛及夫他卷而勸講惟當專用夫是編覽之數日已可窺其大端講之浹旬決可會其歸宿茲者竊慮萬幾之繁在於一日之內於是尋行數墨竭精力以繙閱其全輯短截長忘寡陋而採取其半非敢精以求精第欲省而又省近年學士有病其闕而補以治平之篇今日愚臣乃懼其多而妄有節略之舉旣簡矣而簡之至則本於一心亦約矣而約之極則在於一敬此聖賢之真傳乃道學之密旨九重誠留意焉乙夜儻

過目焉則所謂大端者當不待於數日而後窺所謂歸宿者抑豈俟於浹旬而後會哉蓋二帝三王之爲君皆爲如此之學故唐虞三代之致治咸臻如是之隆瑟僂赫喧今復見之獨詣親賢樂利亦何幸於躬逢所有大學衍義節略凡二十卷臣之愚得間附一二繕寫裝潢共計十帙謹隨表上進

黃虞稷曰廉官南京禮部尙書時進呈

汪氏璪大學復古錄

四卷

未見

徽州府志璪字文亮祁門人徵士思敬子弘治初徵修憲宗實錄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八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二十二

劉氏續大學集注

一卷

未見

續自序曰大學舊在禮記中至宋程子以爲孔氏遺書而表章之朱子爲之章句然天下之理不容毫髮差故據舊本取詩云至沒世不忘一百二十五字次聽訟章後取此謂至必誠其意一百二十八字又次其後改知本二字爲物格然後此爲完書蓋格乃感而應之學以聚之問以辨之皆欲得人心同然故卽其感應者知其爲善誠意默而識此善也正心不爲物誘此善也修身善發於外中禮也治國平天下善見於遠近事業也自人所得曰德以其可欲曰善卽新民而見明德止至善非新民亦止至善也家言孝弟慈國天下言老老長長恤孤善之用有差等也絜矩格物之施於政也得衆善之同也得天命善之充也忠信進之方也財用行

之效也循是爲君子反是爲小人用樂善而迸戕善仁人其至也
卽民之秉彝立教則百王難損也故此書精粗兼備先後相因上
下通行古今不變始而易知易行終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也續
生去孔子幾二千年去朱子幾四百年安能決是非如此之明不
過以心驗之而已

趙氏璠大學管窺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江西安福人弘治庚戌進士累官工部尙書卒贈太子
少保諡莊靖

胡氏燿大學補

一卷

未見

太平府志胡燿字仲光蕪湖人弘治癸丑進士改庶吉士除戶部
主事

胡氏世寧大學衍義補膚見

四卷

未見

吳任臣曰胡端敏公世寧字永清昌化籍仁和人弘治癸丑進士累官太子太保兵部尙書贈少保

王氏守仁大學古本旁釋

一卷一本四卷

存

守仁自序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新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格物以誠意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復而體正體正而無不善之動矣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本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支與虛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釋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罪我者其亦以是夫

錢德洪曰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錄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本簡易明白其書止爲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闕傳可補以誠意爲主而爲致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體故不必假於見聞書成旁爲之釋而引以序

鄭曉曰大學一篇程子更定朱子爲之章句今傳習者是也漢大司農鄭康成所注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所疏皆古本也宋四明黃氏震元金華王氏柏臨川吳氏澄國朝正學方氏孝孺山陰景氏星溫陵蔡氏清莆田鄭氏瑗新安潘氏潢各有說惟餘姚王氏守仁尊信古本

羅汝芳曰大學原只是一章書無所謂經無所謂傳也亦無所闕無所用補也

宋犖曰伯安具文武才人鮮能及乃以講學故毀譽迭見於當時是非幾混於後世蓋其無善無惡之論朱子晚年之編學者無所用其回護至謂其縱士鹵掠得寧邸金寶初通宸濠策其不勝而背之且擅離職守處置田州事宜失當用兵機詐此謗毀之餘唾不足拾取也

按大學在小戴記中原止一篇朱子分爲經傳出於獨見
自章句盛行而永樂中纂修禮記大全并中庸大學文刪
去之於是誦習章句者不復知有戴記之舊陽明王氏不
過取鄭注孔義本而旁釋之爾近見無錫張夏輯雝閩源
流錄於陽明傳謂其敘古本大學則倒置經文反以是爲
陽明罪果足以服天下後世之心乎

大學問

一卷

存

錢德洪曰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之全功
使知從入之路師征思田將發先授大學問德洪受而讀之

鄒守益跋曰聖學之明其在大學乎聖學之不明其在大學乎古
者自小子至於成人初無二致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自天子至
於庶人初無二學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後世岐小學大學爲
二而謂帝王經綸之業與韋布章句異嗚呼聖人之教天下也將
望其爲經綸乎將望其爲章句乎古人學術之同異孰是可以稽
矣古者灑掃應對造次顛沛參前倚衡無往非格物之功故求諸

吾身而自足後世鑽研於書策摹擬於事爲考索於鳥獸草木以
一物不知爲恥故求諸萬物而愈不足求諸吾身而足者執規矩
以出方圓也求諸萬物而愈不足者揣方圓以測規矩也絜矩以
平天下天下之大道也而其目曰所惡於上無以使下所惡於下
無以事上千變萬化只在自家好惡上理會嗚呼修己以敬可以
安百姓戒慎恐懼可以位育擴充四端可以保四海夫非守約施
博之要乎聖學之篇要在二者無欲無欲則靜虛動直定性之教
以太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其於大學之功同耶異耶陽明先
師恐大學之失其傳也既述古本以息羣疑復爲問答以闡古本
之蘊讀者虛心以求之泝濂洛以達孔孟其爲同爲異必有能辨
之者

程氏語大學衍義補會要

未見

樂平縣志誥字欽之弘治己未進士官至雷州知府

朱氏凌大學信心錄

一卷

未見

上虞縣志朱衮字朝章弘治壬戌進士歷官興化知府

崔氏銑大學全文通釋

一卷

存

銑自述曰大學其作聖之的乎莫先於本末之知莫急於誠欺之辨是故知本之當先故推乎天下者必原於格物知末之當後故充格物者斯極於平天下約之皆修身也淇澳烈文格物之序也仁敬孝慈信物之目也康誥諸文徵諸古以列其次也新民而明明德之體全矣挈古本引淇澳以下置之誠意章之前格物致知之義渙然矣實乎此者誠也岐乎此者欺也

湛氏若水古大學測

一卷又難語一卷

存

若水自序曰甘泉子讀書西樵山讀古本大學喟然嘆曰大學之道其粲然示人博矣其渾然示人約矣明德親民其粲然矣乎止至善其渾然矣乎夫非有二之也其粲然者乃其渾然者也是故明德親民以言乎大體矣止至善以言乎實功矣曷謂燦然其體

用周以弘其分成己而成物是故以言乎大體也曷謂渾然其理要其學易簡而久大之是故以言乎實功也曰曷謂至善曰以言乎身心之於家國天下之事物之理之純粹精焉者也純粹精焉者非他也天理也天理者非他也吾心中正之本體也明德親民之奧也其體用之一原也是故止至善而明德親民之能事畢矣曰曷止之曰自知止而定靜安慮知行並進乎此者也知所先後知此者也自天下而之格物自物格而之乎天下始終反說約此者也格物也者止至善也言屢而意至矣故止至善則無事矣或曰子之必主乎古本何也曰其以修身爲格致也教之力也身之也非口耳之也學者審其詞焉其於道思過半矣是故其書完其序明其文理其反覆也屢其義盡大哉博矣約矣其道也其至矣乎予懼斯文之晦求之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也誠不自揣謹離章集訓而測焉以俟君子正德戊寅孟秋

陸氏

深校定大學經傳

一卷

未見

魏氏校大學指歸

一卷古文一卷

存

王廷序曰嘉靖壬寅夏莊渠魏先生大學指歸成先生屬廷爲之序序曰古人之學心學也外心而言學者非也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明此之謂明德推此之謂新民止此之謂至善堯舜禹湯文武所以能致唐虞三代之治者於此耳後世大道旣隱學術分裂世之言學者學其所學而非古人之所謂學矣夫學戾古人則無真儒無真儒則無善治矣先生夙契先聖之旨憫學者之寢失其初也乃直探本原揭示標準凡數脫橐始克成編名曰指歸其詞質其旨遠其文簡觀此而於古人之學思過半矣或曰大學一書朱子爲之章句今天下已家傳人誦而指歸者何夫道本無言而有言者憂學之不明也章句析其義指歸一其趨蓋有相發明而不相悖者是烏能已於言哉書總一卷其篇次從古文考異亦附見云

廖氏紀大學管窺

一卷

未見

經

義

考

卷

一百五十九

五

中

華

書

局

黃虞稷曰黃梅人弘治乙丑進士

張氏邦奇大學傳

一卷

未見

方氏獻夫大學原

一卷

未見

穆氏孔暉大學千慮

一卷

存

孔暉跋曰孔暉自去年夏病甚不能言默然坐臥靜中不覺舊日所得義理發於思慮蓋心無所用不能動履誠難遣也每思大學腹稿成輒起而筆之然眼花不能自校令男符書而考證焉

黃虞稷曰堂邑人弘治乙丑進士

程氏昌大學古本註釋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昌字時言祁門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四川按察使

洪氏稱大學參義

一卷

未見

王氏道大學億

二卷

存

大學衍義論斷

一卷

未見

鄒氏守益古本大學後語

一卷

未見

黃氏訓大學衍義膚見

未見

徽州府志黃訓字學古歙人正德甲戌進士知嘉興縣入爲部郎

林氏希元更正大學經傳定本

經義

考

卷一百五十九

六一中華書局聚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同安林希元茂貞平居好古晚參訂諸儒所定大學格物致知之說附以意見曰更正大學經傳

王氏漸達大學義略

一卷

未見

漸達自序曰大學之教首之以明德親民相並而行焉何也曰此聖賢廣大精微之學合內外而一之者也是故天下之大物我而已矣吾性之德體物我而已矣物我合體存乎學此學之所以爲大也至善者吾心中正之則也在心爲明德在事爲至善合內外者也自身而內之心也意也知也德也吾之所有也自身而外之家也國也天下也民也吾之所與也成己成物之道也是故聖人有以知天下後世之有老莊佛氏之徒竊吾之明德以自私自利而肆其說者矣故示之以親民焉聖人有以知天下後世之有管晏商韓之徒竊吾之親民以自私自利而鼓其術者矣故示之以明明德焉聖人有以知天下後世崇制象於彌文假述作爲美觀

而民不被其澤者矣故示之以教化用人理財焉故觀諸親民而見聖賢廣大之學有以異於老佛之偏枯者矣觀諸明德而見聖賢精微之學有以異管商之昏汨者矣爲人君而不知大學之道必蹈於禍敗之機爲人臣而不知大學之道必昧於義利之辨爲學者而不知大學之道則溺於老佛之偏功利之弊斯則聖賢之所憂著之於經以爲教者也惜其雜於戴記簡篇脫略賴程子而表章易置之稍爲完備然於聖人之精蘊猶略焉故特揭而著之學者能於此識其大焉則所以合內外一物我而於窮理盡性之道存神過化之幾思過半矣

聶氏豹大學臆說

一卷

未見

徐文貞公志墓曰公諱豹字文蔚永豐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太子太保兵部尙書贈少保諡貞襄

季氏本大學

一卷

存

毛奇齡曰季彭山改本不分章節刪故治國在齊其家七字張宮諭陽和講學龍山出其書示學者遂刻之行世僅大文六葉無疏義

鄭氏守道大學講義

一卷

佚

黃虞稷曰福州人

周氏祿大學約言 緒言

未見

吉安府志周祿字以道廬陵人受學於陽明以貢爲黃岡教諭

江氏銓大學論正

一卷

未見

徽州府志銓字元衡婺源人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九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二十三

豐氏坊石經大學

二卷

存

陳龍正曰大學自程朱一更再更迄無確論石經大學出自豐坊云得之某處明是坊僞作而鄭端簡重其書流傳漸久恐後世不察第見其段落分明血脈融貫果以爲孔曾真本肇自天開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也古經自有脈絡錯綜者遇不可解無寧闕疑程朱明更之近於大臣擅易位之權而坊暗更之殆祖春申文信之故智行之著述之間其罪大矣

吳應賓曰石經大學非真石經也謂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衛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按魏文帝始以黃初紀元在明帝則爲太和爲青龍爲景初在齊王芳則爲正始爲嘉平在高貴鄉公則爲正

元爲甘露在元帝則爲景元爲咸熙而禪於晉未嘗有政和之年號瞿元立言魏者僞也魏無政和而言政和亡是子虛之謂也

陸元輔曰錢蒙叟列朝詩集爲豐坊作小傳謂石經大學子貢詩傳等書皆坊僞撰而當時各公多爲所惑如鄭端簡以石經大學次第亦自可玩味郭青螺李本寧刻子貢詩傳於楚而序之是也其書首大學之道四句次古之欲明明德一節又次物有本末四句又次緝蠻詩又次知止節又次邦畿節又次聽訟節又次自天子二節又次物格而后知至節又次所謂誠其意章又次所謂修身章食而不知其味下有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次所謂齊其家章次所謂治國章首節次一家仁節次康誥曰如保赤子節次故治國五節次所謂平天下章三節次秦誓曰四節次節彼南山節次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四節次殷之未喪師節次楚書節次是故言悖節次康誥維命節次舅犯節次仁者以財二節次生財節次孟獻子二節次是故君子有大道節次堯舜帥天下節次明德新民二章次穆穆文王節終焉當豐氏本旣出管志道爲作章句測義略義錢一本曹胤儒俱有刊本皆爲坊所惑可怪也

王氏畿古本大學附錄

三卷

未見

蔣氏信古本大學義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武陵人嘉靖壬辰進士

孟氏淮大學愚見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祥符人嘉靖戊戌進士

高氏拱大學直講

一卷

存

吳氏桂芳大學記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新建人嘉靖甲辰進士

李氏先芳大學古本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濮州人嘉靖丁未進士

萬氏思謙大學述古

一卷

未見

徐氏棧大學衍義補纂要

六卷

未見

黃虞稷曰常熟人嘉靖丁未進士

王氏靜大學衍義略

未見

溫州府志諍字子孝永嘉人嘉靖庚戌進士以僉都御史巡撫貴

州

魯氏邦彥古本大學解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睢州人嘉靖庚戌進士

史氏朝富考正大學古本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史朝富字節之晉江人嘉靖癸丑進士知永康六合二縣事入爲南兵部郎出知永州府

羅氏汝芳大學說

一卷

存

張恆曰汝芳南城人嘉靖癸丑進士

右其弟子從一貫錄中抄出單行

許氏孚遠敬和堂大學述

一卷答問一卷

存

孚遠自序曰自格物之義不明而孔門之學晦謂卽物而窮其理

經義

考

卷一百六十一

三中華書局聚

者疑於支謂於事事物物格其不正以歸於正者涉於徑謂格知物之本末與格無物之物者虛見無實皆愚之所不能信也蓋宋儒司馬溫公嘗有捍去外物之說近時天台王子涇陽胡子皆主格去物欲之說孚遠當在關中與胡子論辨不以爲然及謫居山廬旋懼先君子大故兀坐沉思恍然覺悟知此心不可著於一物澄然無物性體始露乃知聖門格物之訓真爲深切而著明頃入七閩得溫陵蘇子所遺格物之解若合符契然後益信人心之所同然爰取笥中舊著大學述一編復加刪改就正有道以期共爲折衷闡明聖學於天下後世其知我罪我所不敢辭避也萬曆癸巳夏五月

耿氏定向大學括義

一卷

存

楊氏時喬大學古今四體文

一卷

未見

李氏材大學約言

三卷考次一卷

未見

來氏知德大學古本釋

一卷

存

知德序曰大學之道修身盡之矣修身之要格物盡之矣明德者何也昭明於天下之德也卽五達道也若以人之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爲明德則尙未見諸施爲以何事明明德於天下也哉親者九族也民者萬民也卽親親而仁民也自近以及遠而家而國而天下也非當作新也亦非親其民也止至善者止於仁敬孝慈信也自字義不明聖人修己以安百姓之道荒矣道喪千載又安望其知格物也五帝三王之學皆所以明倫七子從孔子問志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此何志也卽大學老老長長恤孤平天下之志也及哀公問政孔子告之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治人治天下國家則明德卽達道不待辨而自明矣孟軻氏得孔子之真傳者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

天下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及齊宣梁惠滕文公問政皆以設爲庠序人倫明於上告之此皆載之簡冊但天下學者日汲汲於科目如水之赴海間有一二高明之士又馳情於釋氏之空寂不以身心體認之以至此義不明耳秦漢以來聖人之道渾如長夜至宋河南程氏取而表章之朱子乃爲之注可謂有功於聖門矣但以明德爲虛靈不昧以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不免失之支離至陽明王氏以此書原未錯簡程朱格物不免求之於外可謂有功於程朱矣但仍以明德爲靈昭不昧而教人先以悟良知則又不免失之茫昧支離茫昧雖分內外然於作聖工夫入手之差者則均也德以未仕山林中潛心反覆二十餘年一旦恍然有悟懼天下之學者日流而爲禪也乃書於大學古本之後

張氏位進呈大學講章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南昌人隆慶戊辰進士累官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管氏志道大學六書

八卷 測義三卷 輯注一卷 略義一卷 古本訂釋一卷

辨古本一卷 石經大學附錄一卷

存

胡氏時化大學注解正宗

一卷

未見

祁承燠曰餘姚人隆慶辛未進士

朱氏元弼大學通注

一卷

存

蔡氏士喈古大學注

一卷

存

王復禮曰蔡氏古大學注太倉王文肅序之嘗以進呈

姚氏舜牧大學疑問

一卷

存

周氏從龍大學遵古編

一卷

存

李日華序曰大學一書與中庸同出戴記宋儒目爲修己治人之方而以六藝當小學夫書數射御信卑卑矣然亦非絕慧精詣不能擅恐未可輕責之髻非輩而以煌煌禮樂之大概受小學之目則是書將不得爲禮樂之書可乎周彥雲先生性喜治經而不欲沿習勦說所著中庸發覆已膾炙士林無何又出大學遵古編行之名曰遵古遵古本石經也世所傳石經不知何所本楊止庵少宰業立說痛排之而先生良有當焉何居全書不分經傳又以六所謂溯繹而上知首章卽已備格物無俟更補又詠淇澳詩知文武心法乃在武公及定爲子思居衛之作皆鑿鑿有據非依人口吻異同者可以傳矣

按周氏誤信石經大學爲古文各其編曰遵古不知石經之非古也

唐氏伯元石經大學

一卷

存

按豐坊僞石經大學唐氏誤信之上言於朝請頒行學官而又述之爲書與管志道交相倡和皆夢覺之語也

鄒氏元標大學就新篇

一卷

存

顧氏憲成重定大學

一卷

存

憲成自序曰世之說大學者多矣其旨亦無以相遠而獨格物一義幾成訟府何也始於傳之不明也於是人各就其見窺之此以此之說爲格物彼以彼之說爲格物而大學之格物轉就湮晦不可得而尋矣予竊懼焉因取戴記以下諸本暨董蔡諸家之說互相參校沉潛反覆紬繹異同如是者久之乃知格物之傳昭然具在或習焉而不察或語焉而不詳或擇焉而不精則雖謂之亡也亦宜竊不自揆僭加詮次私以講於同志而今而後庶幾大學獲爲全書而紛紛之論可息矣戊子秋日

大學通考

一卷

存

憲成自序曰程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善哉其言之也大學有戴本有石經本有二程本有朱子本近世陽明王氏獨推戴本天下翕然從之而南海曙臺唐氏又斷以石經本爲定至於董蔡諸氏亦各有論著莫能齊也雖然以求是也非以求勝也其同也非以爲徇也其異也非以爲競也其得也非以爲在己而故揚之也其失也非以爲在人而故抑之也君子於是焉虛心平氣要其至當而已予故備錄之俾覽者得詳焉壬辰正月

大學質言

一卷

存

第允成序曰余兄叔時既編定大學爲一卷又集戴記諸本及諸家所嘗論說者爲一卷同異得失大學具是矣或謂余曰何不略疏其義余以告叔時叔時曰大學正文首尾不過一百二十餘字而規模廣大條理精密自來聖賢論學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

卽諸釋文亦惟援古昔稱先民稍加紬繹而已不能別爲之說也
今何從更贊一辭曰諸家之說何如曰求諸大學可也求諸大學
而合焉不問而知其是矣求諸大學而離焉不問而知其非矣亦
何從更贊一辭余曰善已謂余曰程朱命世大儒其論大學也猶
然在離合之間不足以盡厭於天下後世況吾儕乎顧執己而自
遂也於是時時進余而商之余退而籍其語命曰質言仲尼不云
乎就有道而正焉蓋叔時之志也

嚴繩孫曰先生字叔時家於無錫縣東之涇里故學者稱涇陽先
生萬曆庚辰進士官至南京光祿少卿崇禎初贈吏部右侍郎謚
端文著有大學三書一曰重定大學萬曆戊子秋謫桂陽州判時
輯一曰大學通考壬辰補泉州推官未赴時撰二書皆自序一曰
大學質言第涇凡公序之

按石經大學止可欺無目之人端文顧公乃亦收之吁可
怪也

鄒氏觀光續大學衍義補

未見

三楚文獻錄鄒觀光字孚如雲夢人萬曆庚辰進士官至太僕少

珍傲宋版印

鄒氏德溥大學宗釋

一卷

存

德溥自序曰夫學以致道也乃其本則至善是已然而必自知止始故要其端於致知格物格物者格其物之本而知之也則知止之爲亟是已夫惟知止則修之乎於穆不顯之天而齊治均平自要其成夫斯之謂本務彼聲色之於化民末也欲操是以明明德於天下奚由哉蓋大學旨趣實與中庸無二古稱孔伋經緯之說信不虛也比虔遊與劉調父氏深譚屬余疏其義余乃約說大旨如此

按鄒氏亦誤信僞石經者

虞氏淳熙大學繫露演

一卷

未見

徐氏即登大學本旨通

六卷

存

錢氏一本石經舊本大學

一卷

存

羅氏大絃校復大學古本

一卷

存

吳氏應賓古本大學釋論

五卷

存

按吳氏釋論本陽明王氏之說書凡五卷提綱釋篇各釋古本釋首章第一釋誠意修身第二釋齊家治國第三釋平天下第四新本辨第五所謂新本者僞石經本也

袁氏黃石經大學補

一卷

存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

一卷

黃元曾百盛大學論

平天不聚四濂本皆聚正派臨本皆論百四本出

古本對首章第一聯均黃對章第一聯黃本台圖三前

對吳元對論本對明王元文對論王元對對對對對對

奇

正書

吳元對黃古本大學論

奇

一卷

吳元對黃古本大學論

奇

一卷

吳元對黃古本大學論

奇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二十四

高氏攀龍大學知本大義

一卷

存

攀龍序曰謂大學有錯簡者疑誠意章引淇澳而下也謂大學有缺傳者疑首章此謂知本二語也夫此謂知本必從修身爲本明矣有修身爲本之揭則有此謂知本之結有此謂知至之結則知其爲格物致知之釋文理不辨自明也獨誠意章引淇澳而下則曲解不可得而通明道先生之易古本以此也伊川先生再易之晦庵先生三易之未定也以三先生之信古而卒不能信於斯簡以天下後世之信三先生而卒不能信其所易則心之同然者不可強也愚蓋往來胸中結疑不化有年矣一日讀崔後渠先生集有曰大學當挈古本引淇澳以下置之誠意章之前格物致知之義明矣乃始沛然如江河之決不覺手舞足蹈而不能已也吾何

以決之吾決之於此謂知本此謂知至之二語也此二語者以爲不釋格致則自天子以下兩條亦屬無謂以爲果釋格致則自天子以下兩條似未明備固知其旁引曲暢有如淇澳諸條所云也此諸條也以爲不釋知本則不宜結以知本以爲果釋知本則不宜別附他章固知其前後起結必隨於此謂知至之後也夫以三先生不能定敢謂定於今日乎然而天下萬世之心目固有愈推而愈明論久而後定自三先生表章大學之後越三百年而崔先生之說益近自然故敢申明之以俟後之君子觀夫同然之心果何如也若夫割裂推移人人自爲大學則何所底極之有嗟乎聖人之學未有不本諸身者六經無二義也大學之道知止而已知止之道知本而已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蓋沛然無疑於日用非獨以殘編之似缺而復完已也

吳氏炯大學古本解

一卷

存

張鼎曰大學出於禮經原無分經分傳之說讀古本可思而宋人以義理訓詁遂經之傳之而私補其所未備余不敢謂朱子爲非

而於大義亦竊有未安者蓋古本聯屬而章句頭緒支離古本完整而章句反覺有未備是以不免於補綴耳此吳先生力學湛思三十年有當於古本之旨也

按侗初張氏序吳氏大學謂有當古本之旨所云古本亦偽石經也

區氏大倫大學定本

一卷

未見

李氏日華大學心詮

一卷

未見

劉氏洪謨續大學衍義

十八卷

未見

黃虞稷曰南昌人萬曆乙未進士太僕寺少卿是書於崇禎二年

進呈

劉氏宗周大學古文參疑

宗周自序曰立國必有學大學王制也而訓學有記則孔門私之矣後之人以其本爲王制也故言禮之家收之則戴氏又私之矣戴氏非通儒也其言禮也龐亦何有於大學六經同出於秦火之餘區區斷簡殘編初無完本而人各以記誦所得綴而成篇章其言不得不歸之龐亦何有於禮然則戴氏之傳大學早已成一疑案矣後之人因而致疑也故程子有更本矣朱子又有更本矣皆疑案也然自朱本出而格致補傳之疑更垂之千載而不決陽明子曰格致未嘗缺傳也蓋從古本是乃近世又傳有曹魏石經與古本更異而文理益覺完整以決格致之未嘗缺傳彰彰矣余初得之酷愛其書近見海鹽吳秋圃著有大學通考輒辨以爲贗鼎余謂言而是雖或出於後人也何病況其足爲古文羽翼乎吾友高忠憲頗信古文亦以爲格致未嘗缺傳也因本高中玄相國所定次誠意一章於此謂知本以下則在古今之間乎余嘗爲之解其略見者躉之而終不敢信以爲定本於是後之儒者人人而言大學矣合而觀之大學之爲疑案也久矣古本石本皆疑案也程

本朱本高本皆疑案也而其爲格致之完與缺疏格致之紛然異同種種皆疑案也嗚呼斯道何由而明乎宗周讀書至晚年終不能釋然於大學也積衆疑而參之快手疾書得正文一通不敢輒爲之解聽其自解自明以存古文之萬一猶之乎疑也而滋龐矣因題之曰參疑時乙酉春三月

大學古記

一卷

存

宗周自序曰大學本出於小戴禮蓋大學爲訓學校之經義故禮家收之自是一篇文字其分經分傳始於宋儒且特表章之以配四書嘉惠後學其功良偉而後之人猶以不覩古全經爲恨至朱子格致之傳理本經旨事同射覆不善讀者又以爲支離而王文成之古本出矣自誠意下合瞻彼數節至此謂知本通爲一章云釋誠意而格致在其中故古本序首言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然獨不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乎又曰修身爲本而不及誠意則誠意章不可以提宗明矣且以後雜引詩書凡以暢明新止至善之義而於誠意無當也其云格致在其中凡以遷就

其知行合一之說而已又百年而高氏古本出實本後渠崔氏中
玄高氏所定謂大學不分經傳只是六段文字挈淇澳以下置知
至之後文理煥然通前爲一段卽以釋格致之義而誠意以下自
分五段可謂獨窺要領超出朱王之上千古殘經一朝完復後之
人宜無所置喙矣顧愚猶有見焉大學雖一篇文字而自始至終
命意之法有綱領有支節不可得而混也其立言之法或簡嚴或
曲暢不可得而混也首言三綱次言知止次言知所先後次言所
先次言所後一開一闔文理完整更無欠剩至修身一條明解物
有本末之義其爲更端而釋格致也何疑自修身以上其辭簡以
嚴自修身以下其辭曲以暢又有經傳之體焉然爲經爲傳作者
何人莫得而定也漢儒賈逵云子思窮居於宋懼聖道之不明乃
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今紬繹二書中庸原是大學註疏似
出一人之手經緯之說殊自可思而篇中又有曾子曰一條意其
遺言多本之曾子而曾子復得之仲尼所親授故程子謂孔氏遺
書而朱子遂謂首篇爲孔子之意而曾子述之後篇爲曾子之意
而門人記之有以也門人高弟非子思而何中庸一書多仲尼之
言而子思述之則大學一書多孔曾之言而子思述之又何疑焉

今姑據朱子之意首篇爲正經以還孔曾後六篇爲正傳以還子思而合之總爲訓大學而設則亦還其爲大學之記而已大學雖是一篇文字既可割一而爲六則斷不可不割首段之一而爲二以釐正八目八目只是一事既可分誠意以下逐段詳明則斷不可不分修身爲本以下爲格致之傳必分修身以下爲格致傳者心齋王氏啓其端而未竟其說愚嘗竊取其義者也

大學古記約義

一卷

存

大學雜言

一卷

存

按劉氏參疑亦誤信僞石經大學爲真其次序以大學之道一節古之欲明二節爲第一章經也以物有本末一節詩云緝蠻一節知止而后一節詩云邦畿一節子曰聽訟一節自天子以一節此謂知本一節爲第二章釋格物致知也以所謂誠其意四節爲第三章釋誠意也以所謂修

身三節爲第四章釋修身之先義也以所謂齊其家三節爲第五章釋齊家之先義也以所謂治國三節故治國五節爲第六章釋治國之先義也以所謂平天下三節秦誓曰四節詩云節彼一節是故君子先慎四節詩云殷之一節楚書曰一節是故言悖一節舅犯曰一節康誥曰一節生財有大道五節爲第七章釋平天下之先義也以是故君子有大道一節堯舜帥天下一節康誥曰四節湯之盤銘四節詩云穆穆文王三節爲第八章釋明明德於天下以暢全經之旨也詳其始末又與諸家不同

吳氏極石經大學疏旨

一卷

未見

葛氏寅亮大學湖南講

一卷

存

寅亮自述曰大學中庸皆出自禮記中庸鄭康成注子思子所作大學不注姓氏程子云孔氏之遺書晦庵又云首章乃夫子之言

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按康成本不分經傳至宋程朱始分首章爲經後各章爲傳陽明子欲從鄭本鄭本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在首章未未之有也之後文理儘相屬若詩云瞻彼淇澳至沒世不忘也接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又接以子曰聽訟至此謂知本俱在君子必誠其意之後竊謂誠意章結以故君子必誠其意已自收煞不應後面尙有許多說話且其意義不類必係錯簡程朱提出置首章之後頗爲有理此後鄭本與今本同事經秦火是非難以懸斷要當附於闕疑之義者爾

劉氏元卿大學新編

一卷

未見

顧氏起經大學衍義補要

未見

瞿氏穰石經大學質疑

一卷

存

經

義

考

卷一百六十一

五中華書局聚

管志道曰瞿元立名稷號洞觀常熟人以邵武守投劾歸

錢一本曰近有石經大學虞山瞿元立考辨至爲精核其爲偽造之書無疑而管登之崛強不服真所謂師不必賢於弟子

吳氏三極大學測

一卷

存

吳氏瑞登續大學衍義

三十四卷

未見

唐氏自明大學原本闡義

一卷

佚

郝敬序曰閩有理學真儒一人曰唐自明先生著爲大學原本闡義鑽堅研微發揮各理使羣蒙頓惺疑網盡徹區區荒蕪願竊有請蓋道在天地間原不待講夫子憂學不講在春秋時云爾自與七十子開發後論語二十篇豁然大路四教雅言入孝出弟謹言慎行尋常日用飲食知味出入由戶孰非天命人性明新至善實

地而世儒疑其膚淺別收戴聖禮記中庸大學二篇補湊爲四書專講性命明德以爲理學夫理者裏也一事一物之裏而道者蹈也天下古今共由之路理隱而道顯理虛而道實聖人言道不言理道達於天下卽理行乎其中矣二篇在禮則爲根蒂禮失此二篇則成枯槁二篇離禮則墮空虛道與禮禮與性命非二也禮卽天命也率性也卽明德卽新民卽至善卽正心誠意也離心意性命別求禮老氏所謂忠信之薄也故子夏有素絢禮後之喻而子夏之言亦未盡是也以禮爲後必求所以爲禮先者不主靜窮理流爲佛氏之空寂而焉往哉故夫子僅與之言詩不與之言禮也而儒者顧謂此二篇曾子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則是道與禮二也聖人教學者約禮復禮執禮好禮學禮卽學道也蹈曰道履曰禮卽誠也中庸誠身大學誠意皆所謂敦厚以崇禮非空虛也教顏子爲仁惟復禮復禮惟視聽言動豈空談性命如佛老云乎哉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而不由則惟有明心見性爲浮屠之空寂而已故大道以人倫庶物爲實地學道以論語爲證盟以先聖孔子爲宗師舍此而言明德至善以爲理學祇爲浮屠假羽翼作逋逃主萃淵藪耳荒耄鄙儒所見如此若云天地之

大無所不有劈破籬籬乃成大家吾儕小人也
經經信果見笑於大方之家復何辭

楊氏文澤大學衍義會補節略

四十卷

未見

沈氏曙大學古本說義

一卷

存

曙自述曰大學與中庸厥初俱雜於戴記之中至有宋諸儒始表而出之仍爲之詮釋其啓佑之功誠不小第是書初行其中文義未甚明晰遂以誠意一傳裂而爲五復增補致知之傳更之而辭旣亂補之而旨愈離自是爲宋儒之大學非復孔氏之大學矣賴陽明先生奮臂大呼天下始翕然知有古本大學嗚呼吾輩讀古人書安能如矮人觀場人嘻亦嘻人笑亦笑哉今古本具在試一展卷把玩則文意如是段落如是儘好讀儘可思也

繆泳曰沈君字明孺吳江人

林氏日正大學管窺

一卷

未見

程氏智大學定序

一卷

存

金侃曰雲莊程氏論易不規隨宋儒所撰大學定序亦不襲朱子

章句

吳氏鍾榘大學衍注

未見

郁氏文初大學郁溪記

一卷

存

按郁氏大學記以大學之道一節古之欲明明德一節物格而后一節爲經一章其釋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仍朱子本刪去釋本末傳而以物有本末一節次以知止而后有定一節又次以子曰聽訟一節又次以此謂知本二句爲釋格物致知傳自誠意以後悉仍朱子本

張氏岐然古本大學說

一卷

未見

黃宗羲曰君諱岐然字秀初杭州人國變後寄跡僧寮後四年落髮叢林稱爲仁庵禪師自薦方外尙窮六經其於易詩春秋皆有論著不尙雷同所著大學古本辨繹義論格物於七十二家之說最爲確當

王氏立極大學膚見

一卷

未見

廣平府志崇禎中諸生

陳氏道永大學辨

一卷

存

按乾初蕺山高第講學海壩晚著大學辨一篇其略曰子言之矣下學而上達易稱蒙養卽聖功學何大小之有論語二十篇於易詩書禮樂三致意焉而不及大學小戴置

其篇於深衣投壺之後垂二千餘年莫有以爲聖經者而程子始目爲孔氏之遺書又疑其錯簡而變易其文朱子又變易程子之文且爲之補傳以絕無證據之言強以爲聖經尊之論語之上卽其篇中兩引夫子之言則自聽訟兩節而外皆非夫子之言可知一引曾子之言則自十目一節而外皆非曾子之言可知乃自漢至宋並無一人稱是孔曾之書謂二千年來無一學人吾不信也於時聞者皆駭桐鄉張履祥考父山陰劉灼伯繩仁和沈蘭先旬華海鹽吳蕃昌仲木交移書爭之而乾初不顧具言大學言知不言行格致誠正之功先後失其倫序且以朱子補傳一旦豁然貫通近於禪宜仍還戴記其言雖拂於衆心然其人不失爲躬行君子也

吳氏肅公孔門大學述

一卷

存

肅公自序曰大學本小戴禮記第四十二篇程子謂爲孔氏遺書者也自朱子章句行而鄭注孔疏並廢戴記中遂削原文所幸存

者舊十三經鄭注耳號稱古本廢置弗道偶或信從不以爲好異
輒曰反古功令繩之裁且及身于是大學永爲朱子之書而孔門
之大學蔑矣且夫釋經可也改經不可也儒者各鳴所見縱刺謬
于聖人指而駁之經文固自若也改之則經非其經矣漢儒之釋
經也不敢增損卽錯簡仍之費直王弼移置周易傳文朱子方定
正之而於大學乃身自蹈之分經分傳爲曾子爲門人析之釋之
爲錯簡爲衍爲闕移之補之使經文果有錯簡若衍若闕而不可
通當聽之無可如何況本自明備而斷以己意仍不免其衍且闕
何以改爲哉所以然者解經而不得其解故也不得其解因蹈改
經之失竄以己意而支離不免焉噫盍亦反諸孔門之舊乎

毛氏

奇齡大學證文

四卷

存

顏氏

光敏大學訂本

一卷

存

無名氏大學繁露

一卷

未見載潛生堂書目

司馬氏光致知在格物論

一篇

存

劉氏黻格物說

一卷

未見

蔡氏烈大學格物致知傳

一卷

未見

郎氏瑛訂正大學格物傳

一卷

未見

湛氏若水聖學格物通

一百卷

存

經

義

考

卷

一百六十一

九一中華書局聚

若水序曰夫聖學格物通何爲者也明聖學也明聖學何以謂之格物通也宋儒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夫以涵養寡欲言格物則格物有知行之實非但聞見之粗矣然則何以至其理也知止知也定靜安慮行也知而弗去格物之功盡於此矣夫通有四倫焉有總括之義焉有疏解之義焉有貫穿之義焉有感悟之義焉夫聖人之道莫備於大學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夫自天下逆推本於格物是格物乃其本始用功之要也又自格物順循其效於天下是格物乃其本始致效之原也經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物格者其本始之謂乎宋臣彭龜年曰大學之書其節雖繁而道甚要格致而已張栻答曰自誠正以至治平固無非格致事也伏觀我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大學一書其要在修身而大學古本以修身釋格致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經文兩推天下國家身心意皆歸其要

於格物則聖祖蓋深契乎古本大學之要矣乎由是言之聖人之學通在於格物矣故曰有總結之義焉凡意之事則誠意之類舉之矣凡心之事則正心之類舉之矣凡身之事則修身之類舉之矣凡家之事則齊家之類舉之矣凡國之事則治國之類舉之矣凡天下之事則平天下之類舉之矣輯事以從其類取義以暢其情故曰有疏解之義焉列誠意所以示人於意焉格之也列正心所以示人於心焉格之也列修身所以示人於身焉格之也列齊家所以示人於家焉格之也列治國所以示人於國焉格之也列平天下所以示人於天下焉格之也意身心之於家國天下之事非二也一以貫之也故大學於誠意曰好惡曰慎獨於正心曰忿懣曰憂患曰恐懼曰好樂於脩齊曰辟曰好惡於齊治曰孝弟慈曰心誠求曰恕於治平曰絜矩曰辟曰好惡曰忠信曰仁義皆以其心言之也而通之於各條因事以明其理因理而會諸心通一無二故曰有貫穿之義焉是故君子之學讀誠意之事則感其意之理讀正心之事則感其心之理讀修身之事則感其心之理讀齊家之事則感其家之理讀治國之事則感其國之理讀平天下之事則感其天下之理理也者吾之良知也學之者所以覺其良

知也知也存之又存存存而不息由一念而達諸萬事皆行也故
 曰有感悟之義焉是故讀斯通者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理皆備於
 我矣故君得之以成其仁臣得之以成其敬學士得之以成其德
 家國天下之民得之以會極而歸極是故聖人之學無餘蘊矣或
 曰諸通無格致者何也臣曰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
 事無非格致之地也夫又何贅焉或又曰夫格致而不及天下萬
 物者何也臣曰意心身家國天下一貫聖門切問近思之學也然
 而天下萬物同體無外矣雖位育配天可也何別高遠之求哉疑
 曰真德秀之衍義丘濬之補具矣而乃又有格物通者何居臣應
 之曰孔門一本無二之指臣幸得之於正經證之於諸儒仰稽於
 我皇祖之訓者上下十餘年而思欲効其愚見者久矣乃今伏聞
 聖明四年七月初四日詔令文臣撮經書史鑑有關帝王德政之
 要者直解進覽臣實欣慶聖學日升務求典要竊念臣亦舊忝詞
 臣講官也心在皇室忠切勸學故不揣疎愚遠自伏羲二帝三王
 與夫諸儒之格言近至我祖宗列聖之謨烈章采而節釋之不詭
 於衍義與補而容或少有發明而一助焉庶或上裨聖明進德修
 業合一之要領且明經文直以格物爲諸條之統會樞紐也有隨

事體認之實合孔門求仁一貫之指夫聖人之學體用一原本末遠近一致知行並進者也此臣格物通之所以作也

按是書蓋倣真氏大學衍義而作誠意之目八曰審幾曰立志曰謀慮曰感應曰儆戒曰敬天曰敬祖考曰畏民正心不列目修身之目二曰正威儀曰慎言動曰進德業齊家之目七曰謹妃匹曰正嫡庶曰事親長曰養太子曰嚴內外曰恤孤幼曰御臣妾治國之目七曰事君使臣曰立教興化曰事長慈幼曰使衆臨民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正萬民平天下之綱三曰公好惡曰用人曰理財目二十

各爲之小序

瞿氏汝稷大學格物訓

二篇

存

沈氏朝煥格物訓

經義

考

卷一百六十一

十二中華書局聚

存

鄭珣曰朝煥字伯舍仁和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福建參政格物
訓一篇雜以二氏之說不能使學者心折也

程氏時登大學本末圖說

一卷

佚

時登自序曰大學曰物有本末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以是攷之
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漢唐之所以僅治而旋亂秦
隋之所以大亂而遂亡者效蓋可見也宋受天命以道治天下於
是河南二程子出始取是書而推明之崇正數劄叔子豈徒託之
空言哉自是厥後朱子有章句西山有衍義雖至治之澤未溥而
大道之要已明矣歷代指掌舊嘗有圖顧綱目有圖義例多舛因
復爲此以備觀覽名曰大學本末圖起春秋迄五季凡若干年君
德之修否治體之醇疵國祚之短長世道之否泰井然易見歲月
舉而天時明正閏分而君道立災異紀而人事驗君子小人內外
之位定而盜賊僭亂消長之勢分唐虞二代之君其本正而未隨

之故修身而下四者之目詳天下國家事既簡而治亦隆漢唐以來之君不反其本而求其末故修身以下四者之目略天下國家事徒煩而治愈寡人知大學之道有時而不彰而不知大學之道無時而易也嗚呼我之爲是圖也可以感矣事及帝王而圖始春秋大學帝王心法治法春秋之法外意也歐陽子修五代史曰此亂世之書也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故述本紀以法治而正亂君嗚呼本之大學之道繩之以春秋之法後之觀是圖者其必有所感矣

按許瑤作行狀稱大學本末圖說自堯卽位甲辰迄周顯德己未今由自序繹之則圖始於春秋非自堯甲辰始也咸淳甲戌合試江東九路士子時登居首入太學宋鼎旣移入元不仕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一

一、論人不出

其率甲乙合類也東大魏士子持道留首人大學未幾而

歸已奉命由國歸國文規國以善道持世其甲乙

其率甲乙合類也東大魏士子持道留首人大學未幾而

歸已奉命由國歸國文規國以善道持世其甲乙

其率甲乙合類也東大魏士子持道留首人大學未幾而

歸已奉命由國歸國文規國以善道持世其甲乙

其率甲乙合類也東大魏士子持道留首人大學未幾而

歸已奉命由國歸國文規國以善道持世其甲乙

其率甲乙合類也東大魏士子持道留首人大學未幾而

歸已奉命由國歸國文規國以善道持世其甲乙

其率甲乙合類也東大魏士子持道留首人大學未幾而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二十五

司馬氏光等六家中庸大學解義

宋志一卷

未見

蔡氏元鼎中庸大學解

佚

陳氏孔碩中庸大學講義

未見

閩書孔碩字庸仲侯官人從張南軒呂東萊朱文公學官祕閣修撰學者稱北山先生

陳氏淳中庸大學講義

一卷

未見

李昂英跋曰大學中庸之微旨朱夫子發揮備矣北溪翁從之游

久以所得鳴漳泉間泉之士有志者相率延之往教翁指畫口授不求工於文采務切當於義理諸生隨所聞筆之成帙韶州別駕諸葛君當時席下士之一也廣其傳梓嘉與後學共使之由北谿之流溯紫陽之源而窺聖涯不徒口耳且必用力於實踐則曰希聖希賢工夫可循循而詣矣予過曲江得見所未見茅塞豁然尹番禺而始創黌舍者此諸葛君也珏其名

魏氏文翁中庸大學講義

二卷

佚

魏了翁志曰嘉父名文翁邛之蒲江人舉嘉定四年進士以朝議大夫知敘州

蔡氏淵中庸大學思問

未見

李氏起渭中庸大學要語

佚

柴氏元祐中庸大學說

佚

謝氏興甫中庸大學講義

宋志三卷

佚

牟氏少真中庸大學發蒙俗解

佚

魏了翁跋曰吾儒之書自諸老先生語錄外未有方言俚字爲文者蓋弟子之於師惟恐稍失其指故聰聽之謹書之莫之敢易也近世乃勦入科舉之文以惑凡近以欺庸有司諉曰姑以給取利祿耳是固可陋今牟君之爲中庸大學發蒙將以信今貽後而爲是俚俗之語五方之言語不相通而可強同乎又若謂世人不可與莊語姑俯而就之者然則不淺之待人乎言之不文行而不遠牟君歸爲我精思而文言之亦當有商略者茲未暇及也

熊氏慶曾庸學緒言

一卷

佚

謝氏升賢中庸大學解

佚

經義

考

卷一百六十一

中華書局聚

姓譜字景芳仙遊人端平中登第官至循州興寧令所著中庸大學解刻於廉泉書院

黃氏必昌中庸大學講稿

佚

閩書必昌字京父晉江人從陳淳學嘉定十年進士判循州

李昂英跋曰吾友黃京父主濂堂日沃諸生胸次以大學中庸之味揭宏舉要闡邃析微探聖賢妙旨於千百載之下取儒先緒論蔽之片言間體認真切處如良畫狀人物攷察精密處如曆家步星氣於義理無少差蓋淵源於北溪而根柢乎考亭者爲後學之益多矣京父循循修謹人一語不妄發意其於二書心之身之久不但工誦說而已也

方氏逢辰中庸大學釋傳

三卷

未見

戴氏景魏中庸大學要義

佚

黃震序曰二書發明先儒未及處極多真是有功後學知仁勇三

節經旨本自分曉文公獨以三近者勇之次正未曉何謂執事與之條列剖析却一一與經文正合君子誠之爲貴誠之正是用功處前輩止以之字作助語執事改其說而以孟子思誠爲證至如旣稟之如字親新之通用素隱之作素本因古字之從宜此雖字學中來亦皆足爲前輩之拾遺其他大義不暇遍舉惟以蒲蘆爲螺贏雖本爾雅然螺贏蟲類恐於地道敏樹不相應以周公追王二祖爲改葬雖以下文葬祭爲證然二祖之葬旣久恐改葬亦是重事如謂葬時以諸侯之禮則改時以天子之禮若棺外之物猶可改也棺內切身之冠冕亦可褫之而易七章爲九章乎切身者不可改改外物孰重輕況下文明言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則葬禮合因在日之舊祭方用今日之新二祖之生爲諸侯葬以諸侯爲已合禮周公祭以天子之禮足矣正亦不必改葬也

王氏幼孫中庸大學章句

二卷

佚

劉氏說中庸大學說

二篇

存載蒙川集

傅氏子雲中庸大學解

未見

何氏夢桂中庸大學說

二篇

存載集中

鄭氏儀孫中庸大學章句

一卷

佚

閩書建安人咸淳癸酉應賢良舉

鄭氏奕夫中庸大學章旨

佚

魯川胡氏名未詳中庸大學說要

佚

程秘曰胡君說要之書取太極中庸大學而一之此聖人之心而未見之於言者也而胡君發之至論陰陽之中而及於春秋之分

宋至要非口耳之學也

潘氏迪中庸大學述解

佚

葉氏瑞中庸大學提要

六卷

秦氏佚

曾氏貫中庸學標注

佚

饒氏魯中庸大學纂述

二卷

庸學十一圖

一卷

俱未見

按以上諸家皆以中庸先大學不紊小戴記之舊蓋科舉之學未盛故典型尙存也自是而後考試程式一定於皇慶再定於延祐於是經問經疑冠大學於論語孟子之前以中庸居末科目日重知有朱子而不復還小戴記之次

矣

袁氏明善大學中庸錄

未見

楊士奇曰大學中庸日錄元吳文正門人袁明善述其師授之旨而爲之者也有文正公補大學第五章

黃虞稷曰明善臨川人

倪氏公晦學庸約說

佚

黃氏文傑大學中庸雙說

佚

曾江西通志黃文傑字顯明上猶人大德中安遠教授

秦氏玉大學中庸標說一作探說

佚

王逢曰秦玉字德卿隱居崇明淑門弟子若干人及卒私謚孝友先生

黃虞稷曰太倉人約之父

朱氏升大學中庸旁注

各一卷

未見

升自序曰前年讀書郡城紫陽祠始爲諸生作書旁注觀者善之
以其注文附經語意通貫一讀卽了無繁復之勞也旣又命諸生
用其義例旁注詩經未克成去年寓里中程氏館書旁注脫稿稍
有傳抄之者然日知所亡竄改不能已今歲受徒於家又成大學
中庸旁注先儒經解至矣而猶未免云云者先儒用聖賢功夫故
能因經文以得聖賢之意學者用先儒功夫而能因經解以得先
儒之意幾人哉性質庸常學力鹵莽父兄師友取經解而督之讀
經與解離不能以意相附其弊也斷裂經文使之血脈不通首尾
不應欲求其知味樂學不可得也此愚所以於六經四書皆欲旁
注之以爲教子授徒之計而未暇悉成也雖然愚之所注其意義
取諸先儒經解而已辭語則有不可純用原文者蓋以逐字順附
經文實而不泛離之則字各有訓貫之則篇章渾全制作之體旣
殊辭語各有宜也至於意義間亦有不得已而不可以苟同者則
又有望於平心明眼實用功力之君子相與印可之商確之也至

正丙戌秋日

又跋大學旁注曰大學以修己治人爲綱要以致知力行爲工程然而知止能得之間必有事焉經所謂定靜安論語所謂仁能守之孟子所謂居安資深者是也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蓋致知力行二者皆道問學之事動而道問學靜而尊德性二者功夫如寒暑晝夜之更迭而無間尊德性卽大學之正心也大學誠意是省察克治於將應物之際正心是操心涵養於未應物之時與旣應物之後然而入目於致知之後卽繼以誠意而正心但列於其後者蓋大學爲入德者言使之先於動處用功禁其動之妄然後可以全其靜之真也此聖賢之心法爲傳學之本也而旁注不能詳具故表而著之云

又跋中庸旁注曰中庸經朱子訓釋之後說者亦多其間最有超卓之見者饒氏也有融會之妙者思正李先生也精於文義切於體認者樓山袁氏述吳氏之說也今茲旁注旣各取其長矣至於知仁勇之用至誠不貳不息之分尊德性道問學之說若此之類一得之愚間見焉不知其果是乎否實用功力之君子願有以教之

未見

曾氏景修大學中庸詳說

未見

黃虞稷曰莆田人洪武中德安府學教授

張氏燕學庸句解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祥符人洪武初舉明經官秦府長史

李氏希顏大學中庸心法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郊縣人明初徵入大本堂說經累官右春坊贊善大夫

詹氏鳳翔大學中庸章句

未見

熊氏釗學庸私錄

二卷

未見

經義

考卷一百六十二

六中華書局聚

江西通志熊釗字伯幾進賢人至正甲申以春秋領鄉薦授崇仁學官解徐壽輝之圍授臨江路知事洪武初校書會同館

黃氏潤玉庸學通旨

二卷

未見

楊守陳曰先生以大學中庸旨皆淵奧撰庸學通旨

葉氏挺學庸庭訓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永嘉人正統間舉經明行修

程氏先民學庸敷言

未見

黃虞稷曰浮梁人

王氏綸學庸要旨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王綸字汝言慈谿人成化甲辰進士累官右副都御史

巡撫湖廣

吳氏世忠學庸通旨

未見

朱氏諫學庸圖說

未見

黃虞稷曰樂清人弘治丙辰進士吉安知府

童氏品學庸大義辨疑 學庸精義

俱未見

孫氏緒大學中庸放言

二卷

未見

鄭珩曰沙溪孫氏緒故城人弘治己未進士仕至太僕寺卿

朱氏文簡學庸圖說

未見

溫州府志文簡字元可樂清人徙永嘉弘治甲子舉人晉江教諭

施氏儒學庸臆說

未見

江西通志熊釗字伯幾進賢人至正甲申以春秋領鄉薦授崇仁學官解徐壽輝之圍授臨江路知事洪武初校書會同館

黃氏潤玉庸學通旨

二卷

未見

楊守陳曰先生以大學中庸旨皆淵奧撰庸學通旨

葉氏挺學庸庭訓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永嘉人正統間舉經明行修

程氏先民學庸敷言

未見

黃虞稷曰浮梁人

王氏綸學庸要旨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王綸字汝言慈谿人成化甲辰進士累官右副都御史

巡撫湖廣

吳氏世忠學庸通旨

未見

朱氏諫學庸圖說

未見

黃虞稷曰樂清人弘治丙辰進士吉安知府

童氏品學庸大義辨疑 學庸精義

俱未見

孫氏緒大學中庸放言

二卷

未見

鄭珩曰沙溪孫氏緒故城人弘治己未進士仕至太僕寺卿

朱氏文學庸圖說

未見

温州府志文簡字元可樂清人徙永嘉弘治甲子舉人晉江教諭

施氏儒學庸臆說

未見

黃虞稷曰歸安人正德辛未進士

金氏黃亨學庸議

二卷

未見

林氏士元學庸衍義

未見

黃虞稷曰瓊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廣西按察使

章氏裘學庸口義

未見

黃虞稷曰字汝明臨川人嘉靖癸未進士陝西按察副使

李氏渭學庸答問

一卷

佚

黔記李渭字湜之思南府人嘉靖甲午舉於鄉仕至雲南參政

馬氏森學庸口義

三卷

未見

徐氏熈學庸初問

二卷

存

張正位序曰嘉靖壬戌之秋柱史巖泉先生奉天子命督視兩淮駐節於揚越明年綱紀肅張遐邇風動遂進多士每期月三集於郡庠之崇文閣晨興卽至學諸生無間少長咸侍於側次第請益首舉學庸二書章分句析挈領提綱欲人同喻其旨旣乃盡以所講究者筆之爲書題曰學庸初問闡幽顯微於先儒注疏裨益實多先賢述作發明殆盡益信先生所得於學庸者深矣位敬請而刻之

繆泳曰擴太倉州人嘉靖癸丑進士

游氏日章學庸釋義

未見

黃虞稷曰莆田人嘉靖己未進士

萬氏表學庸志略

未見

吳氏中立學庸大旨

未見

黃虞稷曰中立字公度浦城人隆慶辛未進士官尙寶司丞

鄒氏元標鄒子學庸商求

二卷曰簡田人嘉敏子未進士

未見

王氏豫學庸識大錄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烏程人萬曆丁丑進士

鄒氏德溥學庸宗釋

未見

鄒氏德泳學庸歸旨

未見

董氏應舉學庸略

二卷

存

應舉自序曰六經定於夫子秦火厄之漢收其燼而傳註之家作

各以所見管窺沿唐至宋號爲昌明然而分章析句或更定補綴其失也崑如學庸二書古本猶存尙可尋繹宋之諸儒乃經之傳之更定而易置之又爲之補遺隔截章句子向讀而疑之作爲二略今耄矣偃曝之暇於中庸略再加刪潤使之直截易曉又聞陽明先生崇尚古本大學遂爲通略以明簡原無錯至於格物致知之旨亦依古本尋繹併歸知本雖與先生稍異聊書所見以待評駁非敢以爲是也

黃虞稷曰應舉號見龍閩縣人萬曆戊戌進士累官工部右侍郎

王氏振熙學庸達解

三卷

張雲章曰王振熙字君含福建南安人萬曆庚戌進士

李氏鼎學庸大旨

三篇

存

葉氏祺胤大學中庸臆說

三卷

三存

葉高佑鉅曰葉祺胤字錫我嘉興人大學臆說一卷中庸臆說二卷
天啓甲子鏤板顧起元序之

王氏養性學庸傳宗參補

李氏一卷

未見

沈氏澣學庸蒙筏

二卷

存

繆泳曰澣字則新平湖人
程氏翔學庸問辨

佚

休寧名族志珮諸生

陳氏元繪學庸日箋

二卷

存

曹學佺曰陳道掌日箋不拘拘於字櫛句剖或用古語或用微言

以證解之而自有躍然之妙

傅氏璿大學中庸俗講

卷二

未見

金氏鏡學庸緒言

未見

繆泳曰長興人

李氏觀讀儒行

必一篇

未存

蘇氏總龜儒行解

二卷

佚

黃氏道周儒行集解

一卷

存

道周序曰古未有稱儒者魯之稱儒有道藝之臣伏而未仕者也

經

義

考

卷一百六十二

十一中華書局聚

其首行曰待聘待問待舉待取者需也故儒之爲言需也易曰雲上於天需天下所待其膏雨也而說者以爲柔懦故天下無知儒者也天子無儒臣則道義不光禮樂不作亂賊恆有天下無儒學則驕慢上陳貪鄙下行寇攘穿窬據於高位而賢人之德業皆熄矣仲尼故舉十七種以明之先於學問衷於忠信而歸之於仁故仁者儒者之質也夫子既知儒之實不疑於各因而求之得其數種皆足以爲治其無當於是雖習章句被文繡皆小人之儒也周之末年始不悅學原伯魯宣言於朝閔子馬聞之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仲尼恐後世不學不知先王之道存於儒者儒者之學存於德行故備舉以明之使後之天子循名考實知人善任爲天下得人不以爵祿爲宵小僥倖不以黼黻驕於士大夫故其懸鑑甚定取舍甚辨則備取諸此也

劉氏儉與爲人後議

一篇

存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二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通禮一

鄭氏玄三禮目錄

隋志一卷

佚

三禮圖

佚

按隋志鄭玄及阮謏等撰圖共九卷

阮氏謏三禮圖

三卷

佚

裴松之曰阮謏字士信

隋書注後漢侍中

後魏禮志阮謏禮圖并載秦漢以來輿服

張昭曰阮謏受禮學於綦毋君取其說爲圖三卷多不案禮文而

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

按初學記引阮氏三禮圖文云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錯以白銀餘書所引但云三禮圖不言阮氏

范氏隆三禮吉凶宗紀

佚

晉書范隆字玄嵩雁門人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後依劉元海爲大鴻臚

董氏景道三禮通論

佚

晉書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劉氏獻之三禮大義

隋志四卷不著姓名

佚

陶氏弘景三禮目錄注

七錄一卷

佚

戚氏表三禮義記

佚

崔氏靈恩三禮義宗

隋志三十卷

佚

梁書靈恩徧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

李受曰靈恩達於禮總諸儒三禮之說而評之爲義宗論議洪博後世鮮能及

王方慶曰梁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摭摭前儒因循故事

崇文總目其書合周禮儀禮二戴之學敷述貫串該悉其義合一百五十六篇推演闕深有各前世

晁公武曰靈恩仕魏歸梁爲博士甚拙樸及解析經理盡極精致正始之後不尙經術咸事虛談公卿士大夫蓋取文具而已而靈恩經明行修製義宗詩易春秋百餘卷終桂州刺史此書在唐一百五十篇今存者一百二十七篇凡兩戴王鄭異同皆援引古誼商略其可否爲禮學之最

陳振孫曰凡一百四十九條其說推本三禮參取諸儒之論博而

核矣本傳四十七卷中興書目一百五十六篇皆與今卷篇數不同書目又云慶曆中高陽許聞誨爲之序家本亦無此序也

王應麟曰義宗始於明天地以下歲祭終於明周禮儀禮禮記廢興義慶曆中高陽許聞誨爲之序

元氏延明三禮宗略

隋志二十卷

佚

夏侯氏伏明三禮圖

唐志十二卷

佚

張彥遠曰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勅有司撰左武侯執旗侍官夏侯

朗畫

李氏玄植三禮音義

佚

舊唐書李玄植受三禮於賈公彥撰三禮音義行於代貞觀中累

遷太子文學弘文館直學士

王氏恭三禮義證

佚

唐書王恭貞觀初爲太學博士講三禮爲義證甚精博蓋文懿文達每講徧舉先儒義而必暢恭所說

韋氏叔夏三禮要記

三十卷

佚

舊唐書韋叔夏尙書左僕射安石兄也神龍中拜國子祭酒撰三禮要記三十卷行於代

張氏銓三禮圖

唐志九卷

佚

舊唐書張銓爲亳州刺史撰三禮圖九卷

梁氏正三禮圖

九卷

佚

崇文總目三禮圖九卷梁正撰

張昭曰四部書目有三禮圖十三卷題曰梁氏鄭氏今書府有三

禮圖亦題梁鄭梁氏集前圖記更加評議

聶氏崇義三禮圖集注

宋志二十卷

存

竇儼序曰昔者秦始皇之重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帝之惡方
嚴而人間尚通變上之化下下必從焉是以雙劍崇節飛白成俗
挾琴飾容赴曲增抃自然之道也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堯舜之典
則總夏商之禮文思隆大猷崇正舊物儀形作範旁詔四方常恨
近代以來不能慕遠無所釐正溺於因循傳積世之漸訛爲千載
之絕軌去聖遼夔各實謬乖朱紫混淆鄭雅交雜痛心疾首求以
正之而名儒嚮風適如所願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垂髦
之歲篤志於禮禮經之內游刃其間每謂春秋不經仲尼恥是關
雖旣亂師摯懼之今吉凶之容禮樂之器制度舛錯失之甚焉施
之於家猶曰不可朝廷之大寧容濫瀆欲正失於得返邪於正潛
放同志定其禮圖而所學有淺深所見有差異作舍道側三年不
成衆口云云何所不至會國朝創制彝器迨於車服乃究其軌量
親自規模舉之措之或沿或革從理以變惟適其本時之學者曉

然服義於是博采三禮舊圖凡得六本大同小異其猶面焉至當歸一之言豈容如是吾誰適從之歎蓋起於斯何以光隆於一時垂裕於千古遂鑽研尋繹推較詳求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躬命績素不差毫釐率文而行恐迷其形範以圖爲正則應若宮商凡舊圖之是者則率由舊章順考古典否者則當理彈射以實裁量通者則惠朔用其互聞呂望存其兩說非其學無以臻其極非其明無以宣其象遵其文繹其器文象推合略無差較作程立制昭示無窮匪哲匪勤理無攸濟旣勤且哲何滯不通有以見臨事盡心當官御物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禮圖至此能事盡焉國之禮事之體旣盡美矣物之紀文之理又盡善矣其新圖凡二十卷附於古今通禮之中是書纂述之初詔儼總領其事故作序焉

崇義自序曰舊圖十卷形制闕漏文字省略名數法式上下差違旣無所從難以取象蓋久傳俗不知所自也臣崇義先於顯德三年冬奉命差定郊廟器玉因敢刪改其或名數雖殊制度不別則存其名而略其制者瑚簋車輅之類是也其名義多而舊圖略振其綱而目不舉者則就而增之射侯喪服之類是也有其名而無

其制者亦略而不圖仍別序目錄共爲二十卷凡所集注皆周公正經仲尼所定康成所注傍依疏義事有未達則引漢法以況之或圖有未周則於目錄內詳證以補其闕又按詳近禮周知沿革至大宋建隆二年四月辛丑第敎旣訖冠冕衣服見吉凶之象焉宮室車旗見古今之制焉弓矢射侯見尊卑之別焉鐘鼓管磬見法度之均焉祭器祭玉見大小之數焉圭璧纁籍見君臣之序焉喪葬飾具見上下之紀焉舉而行之易於詳覽

陳伯廣跋曰三禮圖始熊君子復得蜀本欲以刻於學而予至因屬予刻之予觀其圖度未必盡如古昔苟得而攷之不猶愈於求諸野乎淳熙乙未閏月三日

崇文總目三禮圖二十卷聶崇義周顯德中參定郊廟器玉因博采先儒三禮舊圖凡得六本考正是否績素而申釋之每篇自敘其凡參以近世沿革之說建隆二年五月丙寅表上之寶儼爲序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拙多所駁正崇義復引經以釋之其駁義及答義各四卷率列於注釋詔頒行之又畫於國子監講堂之壁

晁公武曰聶崇義周世宗時被旨纂集以鄭康成阮謏等六家圖

刊定皇朝建隆二年奏之賜紫綬犀帶獎其志學竇儼爲之序有云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堯舜之典則總夏商之禮文命崇義著此書不以近代遷改有所抑揚近古云

林光朝曰竇崇義三禮圖全無來歷穀璧卽畫穀蒲璧卽畫蒲皆以意爲之不知穀璧只如今腰帶夸上粟文耳

陳振孫曰蓋用舊圖本六家參定故題集注詔國學圖於先聖殿後北軒之屋壁至道中改作於論堂之上以牋代壁判監李至爲之記吾鄉郡庠安定胡先生所創論堂續三禮圖當是依倣京監今堂壞不存矣

宋史竇崇義河南洛陽人少舉三禮善禮學通經旨漢乾祐中累官至國子禮記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刊板於國學周顯德中累官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世宗詔崇義參定郊廟祭玉又詔翰林學士竇儼統領之崇義因取三禮圖再加考正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儼爲序太祖覽而嘉之詔曰禮器禮圖相承傳用浸歷年祀寧免差違竇崇義典事國庠服膺儒業討尋故實刊正疑誤奉職效官有足嘉者崇義宜量與酬獎所進三禮圖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所冀精詳苟有異同善爲商確五月賜

崇義紫袍犀帶銀器繒帛以獎之拙多所駁正崇義復引經以釋之悉以下工部尙書寶儀俾之裁定儀上奏曰伏以聖人制禮垂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年祀寢遠圖繪缺然舛駁彌深丹青靡據聶崇義研求師說耽味禮經較於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整所聞尹拙駁議及聶崇義答義各四卷臣再加詳閱隨而裁置率用增損列於注釋共分爲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拙崇義復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說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尙書張昭等奏議曰按聶崇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黃琮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按周官玉人之職及阮謏鄭玄舊圖載其制度臣等按周禮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之文卽無蒼璧黃琮之制兼引注有爾雅肉倍好之說此卽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又詳鄭玄自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違經立異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勅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各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各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綦毋君

取其說爲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刪
爲二卷其阮士信卽謚也如梁正之言可知謚之紕謬兼三卷禮
圖刪爲二卷應在今禮圖之內亦無改祭玉之說臣等參詳自周
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定以來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
尋祭玉並無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玄王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
六經無不論說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參驗畫圖本書周
公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爲之說安得使入周圖如崇
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爲祭玉又配合羨度肉
好之言彊爲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非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
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內昊天及
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
效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
之以爲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
尤不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論洪範王通之作元經非必擬聖人
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於教不爲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
聿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爲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
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圓丘之邊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

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搢大圭行稽顙而手秉尺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裸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未爲失所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爲師法今五禮精義開元禮郊祀錄皆引義宗爲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並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改祭玉之說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爲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釜聶崇義去釜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釜無鑊按易說卦云坤爲釜詩云惟錡及釜又云漑之釜鬻春秋傳云錡釜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甑釜所以燔捭而祭卽釜之爲用其來尙矣故入於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供鼎鑊文以儀禮有羊鑊家鑊之文乃云畫釜不如畫鑊今諸經皆載釜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祭前一日光祿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詔從之未幾崇義卒三禮圖遂行於世并畫於國子監講堂之壁崇義爲學官兼掌禮僅二十年世

推其該博

錢謙益曰宋顯德中聶崇義新定三禮圖二十卷援據經典考譯器象由唐虞迄建隆粲然可徵然如彝尊圖中犧象二尊並圖阮氏鄭氏二義而不主王肅之說先是太和中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而聶氏考猶未覈南宋人謂觀其圖度未必盡如古者有由然也

楊氏杰補正三禮圖

三十八卷

未見

杰自序曰周禮六篇首曰建國國建而其所重者天地之丘壇祖宗之廟貌也三者既安則不可無宮室庠序之教衣冠車旂之飾寶貨物用之利物物得正和樂生焉有所未和和之以樂有所未正正之以威物正於國則曆象順於天則災咎不形於物格災咎於一時傳簡書於萬世故禮圖之次一曰地利八卷二曰丘壇三卷三曰宗廟二卷四曰宮室五卷五曰庠序共一卷六曰衣冠三卷七曰車旂三卷八曰寶貨一卷九曰物用三卷十曰樂制一卷十一曰武制二卷十二曰曆象二卷十三曰失利災應共二卷通圖識

三卷序目三卷爲三十八卷伏惟聖王覽其所圖鑒其所次法其所大法行其所未行致休祥爲簡書之傳無災咎爲號令之應曆象得而順禮得而正樂得而和寶貨物用得其利衣冠車旂得而飾宮室庠序得而嚴丘壇宗廟得而安天下之地得而制然後聖神宗支傳億萬載此愚臣次篇之意也

歐陽氏丙三禮各義

宋志五卷

佚

魯氏

有開三禮通義

宋志五卷

佚

胡氏

銓二禮講義

宋志一卷

未見

趙氏

汝談二禮注

未見

陸元輔曰無儀禮

王氏宗道二禮說

七卷

佚

趙氏敦臨三禮發微

四卷

未見

王圻曰敦臨奉化人紹興進士官承議郎

按連江陳氏書目有之

李氏心傳丁丑三禮辨

宋志二十三卷

佚

中興藝文志李心傳撰以儀禮之說與鄭氏辨者八十四周禮之說與鄭氏辨者二百二十六皆有据大戴之書疑者三十小戴之書疑者一百九十八鄭氏之注疑者三百七十五亦各辨其所以而詳識之

熊氏慶曾三禮通議慶建寧府志作夢

佚

閩書熊慶胄字竹谷建陽人少受業於蔡淵後游真德秀劉屋之

門

練氏

宋二禮疑釋

佚

熊氏

宋三禮考異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三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通禮二

吳氏澂三禮考註

六十四卷

存

楊士奇跋曰此書本吳文正公澄用朱子之意考定爲儀禮十七篇儀禮逸經八篇儀禮傳十篇周官六篇考工記別爲一卷見公文集中三禮敘錄及虞文靖公行狀如此嘗聞長老言吾邑康震宗武受學於公元季兵亂其書藏康氏亂後郡中晏璧彥文從康之孫求得之遂掩爲己作余近歲於鄒侍講仲熙家見璧所錄初本注內有稱澄曰者皆改作先君曰稱澄按者改作愚謂用粉塗其舊而書之其迹隱隱可見至後曲禮八篇皆無所塗改與向所聞頗同遂與鄒各錄一本凡其塗改者皆從舊書之而參之敘錄其篇數增損不同敘錄補逸經八篇投壺奔喪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之外中霽禘於太廟王居明堂二篇云其經亡矣篇題僅

見於鄭注片言隻字之未泯者必收拾而不敢遺今此書逸禮止六篇而中霽禘於太廟其篇題皆不著敘錄儀禮傳十篇此書增入服義喪大記喪義祭法祭義五篇敘錄正經逸經及傳之外云餘悉歸諸戴記此書傳後復增曲禮八篇凡增十三篇其中固有載入禮記纂言者矣不當復出也篇目不同如此其中又不及深考也余又聞長老言文正晚年於此書欲復加考訂不及臨沒授其意於孫當當罷官閒居嘗爲之而未就也豈誠然耶然文正分禮爲經義爲傳今此書增入者禮義率混穀無別又其卷首亦載敘錄而與卷中自有不合者決非當所爲無疑豈璧所增耶璧素與余往來獨未嘗見示此書其編乾坤清氣集以己意改古人之作者數處余嘗與之辨皆以余言爲然故知其爲人任意率略而於此書不能無疑於其所自增也然余旣錄此書不及再見不得質問姑志之以俟知者

夏時正曰草廬吳先生奮起紫陽之後遂述儀禮經傳通解兼取周官曲禮諸篇表章考定註釋之計六十四卷名曰三禮考註於是一經之旨燦然復明於世先生有功是經大矣

羅倫序曰先王之道不行於天下豈人心異於古哉上之所以爲

教下之所以爲學非其道爾禮也者先王之所以爲教也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是故聖人則之以化成天下士有定習民有定志官有定守國有定俗天下之治運於掌矣周衰去於戰國燬於秦穿鑿附會於漢先王之典未墜於地者存什一於千百也宋大儒紫陽朱文公嘗考定易詩書春秋四經以三禮體大未能敘正元臨川吳文正公用繼其志考周官以正六典以大司徒之半補冬官之闕蓋取陳氏俞氏之論也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蓋取朱子之論也考三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其公之志乎我朝東里楊文貞公曰吾邑康宗武受學於公元季兵亂書藏康氏亂後郡人晏璧彥文從康之孫求得之掩爲己作以公支言敘錄考之逸禮八篇今存者六篇儀傳十篇今增者五篇傳外又增曲禮八篇凡增十三篇又聞長老言文正晚年於此書欲復加考訂不及臨沒授其意於孫當嘗爲之而未就今此書增入者禮義率混淆無別決非當所爲豈璧所增耶文貞之疑是矣倫嘗因其言考之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敘錄用劉原甫所補今此書二義所補者皆出戴記敘錄成於蚤年此書不載年譜先後不可考而纂言之成明年公易簣矣其可徵無疑也凡考注所取經若諸侯釁

廟取諸大戴而小戴喪大記亦載之傳若冠義等取之小戴記者纂言悉置不錄今此書增入若服義喪大記喪義祭法祭義學記樂記諸篇皆複出先後取舍矛盾特甚凡敘錄所載若冠義昏義等篇編注精審文義粲然其餘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及所增十三篇者綜彙混淆注釋粗略悉取陳氏集說中語割裂而補綴之可考也非公手筆無疑矣獨以其曲禮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喪義祭義等五篇補喪祭二禮之傳傳外曲禮八篇盛德言人君之禮入官言人臣事君之禮立孝言人子事親之禮內則言女婦事父母舅姑之禮少儀言少事長之禮表記言揖讓進退之禮而學記樂記爲是書之終又與纂言不異其名篇取義似非後人所能及者疑公定其篇目未及成書臨歿授其意於孫當其謂是與故後人因而竄入之文貞所聞其誠然耶然與纂言不合又未可深考也公著述之功未有大於此者惜其書未及成而爲後人所亂者如此成化庚寅大理寺卿仁和夏公時正巡撫江右得是本於憲副夏正夫正夫得於編修張廷祥廷祥得於祭酒胡若思若思之本其文貞之所錄者與長樂謝公仲仁時守建昌時正俾繡梓以傳且屬倫校讎之乃訪善本於臨川文正之子孫已不知

有是書矣書藏康氏文貞所聞其亦然耶倫時臥病深山僻無書籍仲仁乃取通解注疏諸書旁正而訂之善本未得恐不無譌謬也然聖賢之遺經因是而傳焉三公之用心亦可尙矣河南按察使何廷秀謂予曰沅州劉有年永樂初守太平府進儀禮逸經十八篇逸禮唐初已亡宋元大儒皆未之見有年何從而得哉然廷秀之言非妄也好古君子上請逸經繼類成編傳以載記其不入傳者從纂言所類別爲記以附焉則先王之典庶乎無遺矣於戲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人而行君子尊德性以立其體道問學以致其用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文武之政其庶矣乎

鄭瑗曰三禮考注或謂非吳文正公書考公年譜行狀皆不言嘗注此書楊東里謂其編次時與三禮敘錄不同予按支言集周禮敘錄但云冬官雖缺今姑仍其舊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經後今此書篇首亦載敘錄乃更之曰冬官雖缺以尙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於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支言敘錄云儀禮傳十篇激所纂次而此書十字下乃加五字此蓋或者欲附會此書出於公手故揭公敘錄置之篇首又從而附益之耳且公最不信古文尙書

周官古文也其肯據之以定周禮乎及觀其所考次亦不能無可議者如春官大司樂而下皆取而歸之司徒地官大小司徒之職則取而歸之司空然觀周書穆王命君牙爲司徒而有祁寒暑雨小民怨咨思艱圖易民乃寧之語又云宗伯治神人和上下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亦云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與周書之言實相表裏由是觀之則司徒豈專掌教而不及養宗伯豈專掌禮而不及樂乎敘錄所纂儀禮逸經文僅存者止五篇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奔喪也云中霽禘於太廟王居明堂三篇其經亡矣此乃以大戴禮明堂篇補王居明堂其辭云明堂朱艸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此緯書野史之說會謂禮經而有是乎其以公符補公冠雖公之意然篇中雜記周成王漢昭帝之冠辭其非古經之文明矣公平昔深惡經傳之混淆豈若是其雜亂而無區別乎予嘗謂諸侯遷廟釁廟奔喪投壺四篇猶略存經之彷彿以之補經尙不能不起人之疑公符明堂之不可補經也決矣

唐樞曰吳氏考注以爲治莫先於教化故冢宰建邦之六典而司

徒次之教化莫先於禮樂故宗伯次之有不率者大則兵小則刑故司馬司寇次之暴亂去而民得安居故司空設焉在昔舜令禹作司空任平水土之事是故爲事典掌邦土惟其掌邦土故司徒之屬易以雜之大小司空文盡在地官自鄉師至司稼皆冬官之文也至其所定六官亦未盡當

按艸廬先生諸經解各有敘錄余購得周官禮乃先生孫當所補其餘儀禮則有逸經戴記則有纂言今所傳三禮考注以驗對先生之書論議體例多有不合其爲晏氏僞託無疑

蕭氏解三禮記

四卷

未見

蘇天爵志墓曰大德延祐間關陝有大儒曰蕭公鄉郡服其行誼士類推其學術朝廷重其名節隱終南山下鑿土室以居盡得聖賢遺經以及伊洛諸儒之訓傳陳列左右晝夜不寐始則誦讀其文久則深思其義如是者三十年自六經百氏山經地志下至醫經本艸無不極通其說尤邃三禮及易又深通六書不失其旨家

多藏書手自校讎經傳音訓之訛必字字正之爲文悉本諸經非有裨世教者不言非其人不與翰林姚文公燧曰蕭先生道德經術名世者也

陶宗儀曰蕭貞敏公勣字維斗京兆人早歲爲吏辭退隱居讀書從公遊者屢交戶外平章咸寧王野仙聞其賢薦之於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成宗武宗仁宗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赴改集賢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尋復得告還山年七十七以壽終

按蕭公三禮說蘇氏墓志不載而連江陳氏書目有之

韓氏信同三禮旁注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四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通禮三

朱氏升三禮旁注

未見

董氏彝二戴禮解

佚

樂平縣志董彝字宗文至正間領鄉薦授慶元學正洪武初爲國

子學錄

王氏廉三禮纂要

未見

夏氏時正三禮儀略舉要

十卷

未見

浙江新志夏時正字季爵仁和人正統乙丑進士歷官南京大理

寺卿

楊氏守陳三禮私抄

未見

守陳自序曰古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至秦皆缺亡矣漢人僅求得儀禮十七篇其餘亡篇斷簡稍有存者大戴氏掇拾爲八十五篇小戴氏損益之爲四十三篇而曲禮檀弓雜記各分上下馬氏又益以月令明堂樂記共四十九篇後世總謂之禮記列在五經而大戴氏僅存四十篇不與列焉宋朱子嘗欲析儀禮諸篇而取戴記中可爲儀禮傳者分附其間餘仍別爲記其後編儀禮經傳則又雜取諸事不專於二戴卷帙繁重人不能徧覽焉元艸廬吳氏以禮記之完篇無幾其餘多掇拾殘篇斷簡未始詮次而雜亂無章者皆爲之科分櫛剔以類相從而上下文理聯屬亦頗精密然人各異見不盡從也蒙近者不幸當大事而平昔未能講禮故倉卒不能合禮徒抱恨於無窮聖室哀慕之餘塊然無事日取三禮誦且味之久而粗識其梗概乃做朱子而析經附傳做吳氏而類序亂篇亦以二戴記之不附經者別自爲記然傳取二戴有正附之異不能盡同於朱子類序諸篇自以意次又不能盡同於吳氏蓋二儒皆務著述之精蒙但取檢閱之便是以不同至於傳注

雖擇抄諸家而識見庸愚亦未知其當否也夫顧米粟者欲以飽其腹睇布帛者欲以暖其躬蒙之所以抄此禮者豈徒以檢閱而已哉誠欲究其本末源委以治其心而踐諸躬窮則措之家達則布之國與天下耳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服膺是訓其敢失乎

程氏材三禮考

未見

徽州府志程材字良用歙縣人弘治丙辰進士除汀州府推官擢監察御史疏劾劉瑾馬永成谷大用不報嘉靖初召還已卒

湛氏若水二禮經傳測

六十八卷

存

若水自序曰夫禮二而已矣曰曲禮曰儀禮小大舉矣先其小後其大禮之序也始乎敬禮之本也子思子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夫威儀者其曲禮乎禮儀者其儀禮乎故曰禮二而已孔子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是故禮一而已夫禮也者體也體也者道也與道爲體者也形而下者謂之文形而上者謂

之道粗放乎度數之末而精入乎性命之微其體一也故善求道者求諸禮焉思過半矣夫曲禮所以備威儀之細儀禮所以具禮儀之大二禮無餘蘊矣余於讀禮之後隱居西樵之烟霞洞因究觀二禮而竊有感焉進少儀參曲禮爲上經而儀禮爲下經定冠義等十六篇爲儀禮正傳其王制等二十三篇雜論不可以分繫而有以相表裏發明者爲二禮雜傳通傳蓋不傳之傳也又別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夫大戴公符等四篇爲儀禮逸經傳庶見存羊之意耳起丁丑迄乙酉凡九年編次既成章爲之測藏之家塾名曰二禮經傳測以補禮經之殘缺焉

黃虞稷曰大指以曲禮儀禮爲經禮記爲傳其王制等二十三篇雜論不可以分繫而有以相表裏發明爲二禮雜傳通傳又別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大戴公符等四篇爲儀禮逸經傳嘉靖十五年若水爲南京吏部尙書以其書進呈

陸元輔曰嘉靖十五年南京吏部尙書湛若水進所纂二禮經傳測大略以曲禮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禮部尙書夏言謂其立論以曲禮爲先與孔子之言相戾不可以傳示後學惟其好學之心老而不倦宜加旌獎上曰旣戾孔子之言何以傳示後學罷其書不

省

三禮訂疑

未見

劉氏續三禮圖

二卷

存

續自序曰三代制度本於義故推之而無不合自漢以來失其傳而率妄作間有微言訓詁者又誤遂使天下日用飲食衣服作止皆不合夫人而流於異端矣續甚病之既注易以究其原又注禮以極其詳顧力於他經不暇故作此圖以總之凡我同志留心焉則可以一貫矣

貢氏汝成三禮纂注

四十九卷

存

汝成自序周禮注曰周禮者周公所創一代治天下之典也成王幼冲周公相之兼三王監二代綱之以六官紀之以衆職而禮樂制度備散於三百六十官之中其制作之良要非聖人莫之能者

經

義

考

卷一百六十五

二

中華書局聚

惟是冬官散失俞氏吳氏考而正之力非不勤也顧博采他經雜參記傳而不知正之本經不免矯枉過正汝成之愚竊有以惜聖制不昭於後世王治終不見於天下也卽其所定更考經文以天官之卿考六卿之屬事以類從官以職別序次其官於首詳列其職於後博之以諸家之說約之以一得之愚小爲之注以昭古者設官之本意非敢以掩前作將以俟夫後之君子且庶幾成周之治復見於今也於乎如有用我執此以往至是而可以自信矣乎禮記本二禮之傳記中如王制月令諸篇皆國家制度合於周官者今仍附於周官之後

又自序儀禮注曰儀者威儀也禮者冠昏喪祭燕射朝聘等禮也張淳以爲漢初未有儀禮之名後學見其中不惟詳次禮經之大目而又一禮始終威儀節文無不具焉有儀有禮是故合而名之也女叔齊謂守其國行其政令爲禮自郊勞至贈賄無違爲儀此禮與儀之分也聖人本天理酌人事制爲禮儀以爲人倫品式俾天下爲是事則有是禮行是禮則有是儀舉貴賤賢不肖莫能有過不及焉此所謂修道之教也夫子曰夫禮必本乎天設於地列於鬼神達於裏祭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可得而治也先儒

遂以此禮爲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興致太平時作自今觀之郁
郁乎文誠非周公莫之能也當時以此藏之有司布之邦國太史
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諭衆卿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
以教國子無事則君臣相與講習有事則以爲據依而行此有周
盛時上自朝廷下及里巷雍容揖遜相率而約於禮義準繩之中
而文度藹然刑措而兵寢治迹獨爲古今冠此其道也但先王時
事制由防禮外無事物外無禮周衰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之此
十七篇者特以士大夫禮而王朝不與且於士詳而大夫諸侯特
略是其數果不止此十七篇也於乎其亡逸者亦不幸而不得見
其幸存而止此者猶足以仰窺先生盛德之一二顧以無用於今
世爲辭遂絕不講則人類幾何而不爲禽獸乎是以朱子晚年於
此特用心焉不幸通解未脫稿而歿然尙賴其書使人知所尊信
而汝成之愚得與有聞焉是故自早歲卽知所用力也按漢藝文
云經十七篇記一百三十一篇是經與記別載也而喪服傳又記
後人作朱子並混淆於經是固未改削之故至吳幼清氏敘錄旣
知非之及考注之作乃復因之且其爲注簡略特甚予竊病之故
此編一仍古經之舊但記中如投壺奔喪文王世子明堂位諸篇

亦經禮也經中未備合補其逸又如曲禮內則少儀玉藻深衣大傳郊特牲檀弓諸篇亦威儀也大小儀文亦儀禮之餘也合補十七篇之緒餘至如冠昏燕射聘祭等義服問間傳三年問雜記祭法祭統等記本皆釋經之傳更不宜淆在禮記之中故今附著於各篇之末焉篇次並如鄭本不間他篇但因朱子所分章次上下其文重加裁節古今先儒之論有裨於經者既所不遺至於一得之愚亦自附焉於乎編次之列章節之分諸說之詳歸一之約視前作頗似明備學者苟以身體而循習之豈不驗其信然乎

又自序禮記注曰禮記者傳習先王所制禮儀與其義而記之也漢高堂生傳禮經五傳而戴德戴聖以禮爲儒林宗德傳記八十五篇今所謂大戴記是也聖傳記四十六篇今禮記是也古言禮者曰經禮曰曲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世傳周禮六官儀禮十七篇爲經此記四十九篇爲傳豈不以爲所記皆二經之餘緒也歟陸氏曰此記二經之遺缺故各禮記是也然二經詞旨邃奧賴記以明謂之傳非過也但自漢以來傳習箋解又以三禮並稱故予今亦不能變仍稱三禮云原記四十九篇程子取大學中庸以配論孟餘四十七篇內王制月令紀國家制度有裨周禮取附於

周官之末凡二篇投壺奔喪文王世子明堂位有類儀禮取爲逸經凡四篇又曲禮上下內則少儀玉藻深衣大傳郊特牲檀弓上下並載大小儀文有裨儀禮取附儀禮之末凡十篇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祭義本以義名爲經之傳無疑也而服問三年問喪服四制喪服小記問喪間傳喪大記雜記上下曾子問祭法祭統或釋經之大意或撫經之未備並非記然記述者不倫應附在各經末簡以廣其義凡一十九篇以上通移收三十五篇餘存禮運而下一十二篇仍爲禮記以其通論禮意於六官十七篇無所當也夫周官者周公致太平之書以官著禮以禮定官儀禮者制吉凶軍賓嘉之通禮惟此戴記發揮二禮之旨趣與其節目也記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傳習者尙知所重輕焉

宋儀望總序曰萬曆甲戌冬予行部宣州會東平守貢君安國出厥考翰林汝成甫纂注三禮示之細覽連日然後知貢君於古人微言奧旨多所發明而折衷更定決自胸臆如云以天官之卿考五官之卿以六官之卿考六官之屬事以類從官以職別斯其義雖周公復起不能易也至於考儀禮補傳義正禮記而又更定王制諸篇以修二禮遺逸斯又其獨斷也自向歆父子以還考三禮

者衆矣有能總挈衆論更立體要如太史公所述豈可多哉宣守
南海陳俊雅志好古願亟刊布之東平君乃走數百里索予爲序
黃虞稷曰汝成字玉甫宣城人正德癸酉舉人翰林院待詔所纂
周禮六卷周禮傳二卷儀禮及附傳十七卷儀禮逸經四卷儀禮
餘八卷禮記十二卷

李氏禮二禮集解

十二卷

存

黼自序曰禮有三周禮儀禮禮記是也說者謂周禮儀禮並周公
之所作而禮記漢儒之所輯也朱子嘗曰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
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是
其義疏耳深恨當時廢經用傳著儀禮經傳通解惜乎未及筆削
以詔萬世慨自三代之後遭秦滅學禮樂先壞其幸存者周官五
篇儀禮十七篇而已可終廢哉方今聖天子在上大有作爲於是
二經獨致意焉將以頒諸學校而用之科目與禮記並行於世誠
一代斯文之幸顧是二經自鄭賈注疏之後皆爲後儒所淆亂於
周禮乃取五官以補冬官之缺而五官中又互有變更儀禮凡記

文其附在後者取以足經不備之義今悉錯之於前及其所注皆襲鄭賈注疏之舊雖略有增損而無所發明惟吳興陳君復周禮集說秦溪楊信齋儀禮圖頗得其詳亦非成書黼自蚤歲竊有志於是而未有所得研覃精思竭平生之力粗知一二敢於是書重加訂正凡周禮五官之全文考工記之補亡儀禮十七篇與夫記者之先後次第一復注疏之舊合二禮爲一總名之曰二禮而所集之解更考注疏及求先儒議論間有文義之未屬者竊以己意通之仍從周禮陳氏集說以官名各置本章之首儀禮楊氏圖以逐節各分逐章之後庶是經無淆亂之病學者無難讀之患將欲獻之於上以副聖朝制作之意第草茅賤士不足以究其業尙當取正於有道使一字一句一條一節皆至當歸一大闡聖經精微之蘊無愧於諸儒五經之解而後可也

陸元輔曰李君所解皆集諸家之說而間有出己獨見者今載一二條於左以見梗概於天官冢宰曰黼按治官之屬自太宰卿一人至旅下士三十二人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不與焉除太宰卿與府史胥徒其餘六十二人自宮正以下凡中大夫卽此小宰中大夫也凡下大夫卽此宰夫下大夫也凡上中下士卽此上中

下士也非此六十二人之外又有一項官也後五官倣此又按六官之屬大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馬大司寇大司空卿各一人凡六人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中大夫各二人宰夫卿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下大夫各四人合司空凡三十六人上士各八人合司空凡四十八人禮記謂天子二十七大夫八十

一元士與此多寡不同恐非周制今未之考也
黃虞稷曰合周禮儀禮爲一集諸家之說間出己見以解之黼嘉靖間無錫人

袁氏仁三禮穴法

未見

仁自序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周禮聖人見諸行事之書也古聖人所以敘彝倫範民物者所存惟此耳予謂乾坤既列禮制斯行聖人因民之蚩蚩而列爲章服物采以教之其儀章可陳也其制度可測也其精神統會若藏之有穴者則不盡於是也懸崖峻嶺千里獻奇而其穴乃在一席之地前不可後不可左不可右不可深不可淺不可一得其中正而千里氣脈舉羅括無遺矣是禮也經於五倫散於萬物極之三千三百之繁豈無要會哉竊謂三禮

之穴總在一中中者何喜怒哀樂未發者是也聖人因喜而爲吉禮因怒而爲軍禮因哀而爲喪禮因樂而爲賓嘉之禮然皆未也非所謂未發也識情未動廓然太虛斯爲未發之中故不著喜怒哀樂之情然後可以行吉凶軍賓嘉之禮予彙三禮爲一帙隨文演義頗涉支離而總之以中爲本領世之人忘禮之所自起徒見先王所制之迹遂執章服物采目之爲禮旣已大謬矣沿習旣久典禮盡湮舉章服物采之粗迹亦顛倒泯滅不可復識則三經所存者乃空谷足音可喜不可厭也雖隨文演義亦烏可以支離少之

李氏經綸三禮類編

三十卷

存

經綸自述曰禮經類編首大學次曲禮次儀禮次周官次通傳後中庸凡三十卷正記二十九卷一百二十四篇外記一卷

陸元輔曰經綸字大經南豐諸生其書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爲綱目而引經傳之文以實之書成未刊行侯學使峒曾購得抄本歸予於嘉定兵後從書肆得之

鄧氏元錫三禮編繹

二十六卷

存

元錫自序曰三禮本曲禮儀禮周禮而各余聞之李大經云經先曲禮曲禮禮之本也蓋德性之精微中庸畢具故致曲者知微者也是教之本也儀禮者先王以訓齊天下爲之冠以重成人爲之昏以合二姓爲之鄉飲射以教德讓爲之喪既夕虞喪服以哀死亡爲之郊社饗饋以饋鬼神其親邦國之交秩上下之禮又爲朝覲聘問焉以將之此其行有時其用有地是儀法之大者而治要在論官故周禮建冢宰以儀天建司徒以象地建宗伯春官以廣仁建司馬夏官以成聖建司寇秋官以立義建司空冬官以幹事蓋三禮者周公明天道察民彝以興王治者也韓起適魯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以聖人之道盡於禮也戰國諸侯惡其害己經用播絕自孟子未之及見斯亡久矣漢興河間獻王購得周禮五官而亡冬官得考工記附經後高堂生實始傳儀禮僅十有七篇大小戴次曲禮僅上下二篇又雜諸記中而儀禮冠昏喪既夕虞皆士禮大夫而上禮皆亡惟饋食有少牢有有司

徹則太牢亡也特牲少牢惟饋食則饗禮亡也饋饗皆廟事則郊社禮亡也禮大問曰聘聘使大夫則間於事相朝禮亡也聘有公食大夫則公再饗大夫禮亡也至王覲止覲則春朝夏宗冬遇殷見衆類禮亡也推斯而言禮闕逸甚矣嗚呼周禮亡而朝無官守儀禮亡而國有失俗曲禮亡而人道或幾乎息矣予讀禮手錄曲禮少儀內則玉藻諸篇爲曲禮經上篇其非日用習行古今異宜難施行者爲下篇其儀禮本古經爲經經有義見戴記者類附經爲傳傳錯見他說中者摭取之爲外記凡經十七篇傳十七篇記各附其篇終周禮經仍五篇考工記類附於後自爲篇匪曰銓訂庸便誦服云

吳氏繼仕三禮定正集註

六十卷

未見

柯氏尙遷三禮全經釋原

未見

尙遷自序曰三代聖人其所施憲度皆可制爲經常之典今考其爲治之迹垂於後世者其書曰周禮曰儀禮曰曲禮皆周公之所

筆削兼三王之舊章而立教者也周禮彌綸天地之道裁制萬物
 之宜以經理天下儀禮制節人道之大使得其序曲禮於彝倫日
 用之常立其當然之則使人循行而不可須臾失焉斯三者皆於
 物我同體之中辨其異以合於同制其違以達於順則文武雖亡
 而道存矣此周公之心也至宋邵子以易詩書春秋各得四時之
 府而禮樂則以配陰陽而升降污隆於四府之間是三禮非四經
 比也四經明其理三禮行其事然四經明理之書解義或偏未即
 害事三禮致用之本臆見穿鑿施之政治必致破壞天下流毒生
 民豈不尤難於四經也乎愚生也後不獲大儒面命居僻海隅考
 究乏籍但以世所通傳者誦習時有新得掩卷而嘆以正經不亡
 但為儒者紛亂遂慨然有復全經之志乃於周禮則削去移官之
 論以遂人為冬官經以證經而六典復悟鄉遂之職無府史胥徒
 為在民舉教之官而鄉舉里選之法定授民以十二職取以三征
 而賦斂明井田只定一夫之經界萊易藪牧有制而土地均表司
 徒司空必以親民而民物得所以春官世婦掌女宮加男爵為六
 宮傅母與內宰掌奄人內外通令而萬世無奄人女寵之禍表在
 位之職與在職之位賦祿有等而官制明明簡稽之制有三番挑

選之精而軍政舉五刑爲墨劓宮劓大辟唐虞三代不可廢而世道清明發大司樂三宮之制推明六代之樂辨天地各有分合祀之禮則禮樂興而神祇得所斯皆周禮大綱可復三代之舊者也儀禮則依朱子家鄉邦國王朝四綱以士之冠昏喪祭爲家禮相見射鄉爲鄉禮朝覲聘享燕食大射爲邦國禮而古經十七篇已備獨缺王朝之禮乃以宗伯五禮爲綱取諸官聯職行五禮之事者定其大綱附以記傳補吉凶軍賓嘉之禮則太史大祭祀朝覲會同執書讀禮協事之經雖亡可知其概矣於戴記中表曲禮爲正經而內則少儀皆統於曲禮玉藻文王世子乃曲禮之文散逸者聚而爲篇漢儒取首句爲之名此五篇乃遺經之幸存者乃以曲禮爲綱標以篇目分其經傳而類次之則三千之條可稽要皆彝倫日用執行天則者也又補學禮宗禮於末則曲禮爲經亦全矣全經旣備其有古人傳述以翊經文之不及者則謂之記後賢發明其理者則謂之傳儀禮曲禮傳記必隨經文之後義相聯也周禮則純備古經法不雜也取禮記中王制月令明堂位內則中珍饌記外取逸司馬法考工記爲周禮內記取仲尼燕居哀公問孔子閒居禮運禮器樂記爲儀禮通傳取表記坊記緇衣儒行爲

曲禮通傳自此之外戴記所存盡附儀禮從朱子之意也經傳既定不揆愚陋釋之原之釋則博采先儒以參鄙見周禮幽微廣遠聖人精意所在則章爲之原焉儀禮文辭高邃執禮協事之書則分章附記注釋之外錄甘泉湛子之測不別作原由禮言近指遠則考古注而詳釋之其有一得要義所在或按或原以別之忘寢忘食殆三十載而後先王制禮聖人垂訓之意復明於天下晚歲留滯南都文獻所萃乃以舊業重新釐正刪繁剔繆繕寫成書藏之名山以俟後之君子

陳氏

與郊三禮廣義

未見

鄭氏

失名三禮各義疏

宋志五卷

佚

亡名氏三禮大義

隋志十三卷

佚

三禮雜大義

隋志三卷

佚

三禮圖

宋志十二卷

佚

三禮圖駁議

宋志二十卷

佚

三禮分門統要

宋志三十六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五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通禮四

石渠禮論

隋志四卷

佚

漢書戴聖以博士聞人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

隋書戴聖撰

王應麟曰論石渠者戴聖韋玄成聞人通漢

漢石渠議奏

二十八篇

佚

陳普曰石渠虎觀皆一人臨決豈一人之見獨高於天下乎

按孔氏詩禮正義及後漢書志注每引石渠禮議然多係節文惟杜氏通典差具本末今載於後一曰鄉請射告主人樂不告者何也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

夫樂主所以樂賓也故不告於主人也一曰宣帝甘露三年三月黃門侍郎臨失其姓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何也戴聖曰鄉射至而合樂者質也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合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人禮也所以合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韋玄成曰鄉射禮所以合樂者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時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用無時也君臣朝廷固當有之矣必須合樂而後合故不云合樂也時公卿以玄成議是一曰宗子孤爲殤言孤何也聞人通漢曰孤者師傳曰因殤而見孤也男二十冠而不爲殤亦不爲孤故因殤而見之戴聖曰凡爲宗子者無父乃得爲宗子然爲人後者父雖在得爲宗子故稱孤聖又問通漢曰因殤而見孤冠則不爲孤者曲禮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此孤而言冠何也對曰孝子未曾忘親有父母無父母衣服輒異記曰父母在冠衣不純素父母歿冠衣不純采故言孤言孤者別衣服也聖又曰則子無父母年且百歲猶稱孤不斷可乎通漢對曰二十冠而不爲孤父母之喪年

雖老猶稱孤一曰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大夫之臣爲國君服何戴聖對曰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當纏纒旣葬除之以時接見於天子故旣葬除之大夫之臣無接見之義不當爲國君也聞人通漢對曰大夫之臣陪臣也未聞其爲國君也又問庶人尙有服大夫臣食祿反無服何也聞人通漢對曰記云仕於家出鄉不與士齒是庶人在官也當從庶人之爲國君三月服制曰從庶人服是也又問曰諸侯大夫以時接見天子故服今諸侯大夫臣亦有時接見於諸侯不聖對曰諸侯大夫臣無接見諸侯義諸侯有時使臣奉賀乃非常也不得爲接見至於大夫有年獻於君君不見亦非接見也侍郎臣臨待詔聞人通漢等皆以爲有接見義一曰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夫士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旣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不言不祿者通貴尸之義也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辭也孝子諱死曰卒一曰經云大夫

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無主沒者爲大夫命婦者惟子不報何戴聖云惟子不報者言命婦不得降故以大夫之子爲文惟子不報者言猶斷周不得申其服也宣帝制曰爲父母周是也一曰問父卒母嫁爲之何服蕭太傅云當服周爲父後則不服韋玄成以爲父歿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爲無義制禮若服周則是子貶母也故不制服也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下不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爲制服明子無出母之義玄成議是也一曰問夫死妻稚子幼與之之人子後何服韋玄成對曰與出妻子同服周或議以爲子無絕母應三年一曰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絕其祿位使其嫡子奉其宗廟言長子者重長子也承宗廟宜以長子爲文蕭太傅曰長子者先祖之遺體也大夫在外不得親祭故以重者爲文宣帝制曰以在故言長子一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己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不戴聖云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一曰君子子

爲庶母慈己者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小功以慈己加也戴聖對曰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大夫之嫡妻之子養於貴妾大夫不服賤妾慈己則總服也其不言大夫之子而稱君子子者君子猶大夫也一曰喪服小記日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蕭太傅云以麻終月數者以其未葬除無文節故不變其服爲稍輕也已除喪服未葬者皆至葬反服庶人爲國君亦如之宣帝制曰會葬服喪衣是也或問蕭太傅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今則或十年不葬主喪者除不答云所謂主喪者獨謂子耳雖過期不葬子義不可以除一曰爲乳母總以各服也大夫之子有食母問曰大夫降乳母耶聞人通漢對曰乳母所以不降者報義之服故不降也則始封之君及大夫皆降乳母以上諸條當日羣臣議奏帝臨親決漢制具存

景氏禮略

隋志二卷不著姓名

佚

後漢書鸞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

范氏甯禮雜問唐志作禮論答問

景升隋志十卷唐志九卷

佚

禮問

唐志九卷

佚

吳氏商禮難

七錄十二卷

佚

禮雜義

七錄十二卷

佚

禮議雜記故事

七錄十三卷

佚

隋志晉益壽令吳商撰

何氏承天禮論

隋志三百卷

佚

王方慶曰晉末禮樂掃地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定宋何承

天纂集其文爲禮論

禮釋疑

七錄二卷

徐氏廣禮論答問

隋志八卷又十三卷又二卷殘闕七錄十一卷

佚

阮孝緒曰徐廣撰禮答問五十卷

任氏預禮論條牒

隋志十卷

佚

隋志宋太尉參軍任預撰

禮論帖

經義

考

卷一百六十六

四

中華書局聚

隋志二卷七錄四卷

佚

答問雜儀

隋志二卷

佚

禮論鈔

唐志六十六卷

佚

傅氏隆禮議

七錄二卷唐志一卷

佚

隋志宋光祿大夫傅隆議

周氏續之禮論

佚

宋書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居豫章建昌縣通五經并緯侯閑居讀老易入廬山時與劉遺民陶淵明謂之潯陽三隱終身不娶同妻布衣蔬食劉毅鎮姑熟命爲撫軍徵太學博士並不就高祖之

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於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高祖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稱之曰心無偏吝真高士也尋復南還高祖踐阼復召之上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三義辨析精奧稱爲該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卒通毛詩六義及禮論公羊傳皆傳於世

庾氏蔚之禮論鈔

隋志二十卷

佚

禮答問

隋志六卷

佚

何氏修之禮答問

隋志十卷

佚

禮雜問答

隋志一卷

經

義

考

卷一百六十六

五

中華書局聚

佚

王氏儉禮論要鈔

隋志十卷七錄三卷

佚

禮答問

唐志作禮雜答問

隋志三卷唐志十卷

佚

禮儀答問

隋志八卷唐志十卷

佚

荀氏

萬秋禮論鈔略唐志作禮雜鈔略

七錄二卷

佚

隋志齊御史中丞

邱氏

季彬禮論

七錄五十八卷

佚

禮議

七錄一百二十卷

佚

禮統

七錄六卷

佚

隋志齊尚書儀曹郎

樓氏幼瑜禮掾遺

三十卷

佚

南齊書東陽樓幼瑜著禮掾遺三十卷官至給事中

周氏拾禮疑義

唐志五十卷

佚

賀氏瑒禮論要鈔

隋志一百卷

佚

經

義

考

卷一百六十六

六中華書局聚

郭氏鴻禮答問

七錄四卷

佚

戚氏壽雜禮義問答

唐志四卷

佚

褚氏暉禮疏

一百卷

佚

張景曰褚暉字高明吳郡人隋煬帝時爲太學博士

董氏勛問禮俗

隋志十卷

佚

董氏子弘問禮俗

隋志九卷

佚

王氏通禮論

一百二十卷

十卷

佚

杜淹曰文中子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

賀氏述禮統

唐志十二卷

佚

王氏方慶禮雜問答

唐志十卷

佚

劉肅曰方慶博通羣書尤精三禮好事者多訪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據時人編次之名曰禮雜問答

李氏敬玄禮論

唐志六十卷

佚

陸氏質類禮

唐志二十卷

佚

丁氏公著禮志

唐志十卷

李氏

佚

杜氏肅禮略

唐志十卷

李氏

佚

崇文總目唐京兆府櫟陽尉杜肅撰采古經義下逮當世概舉沿

革附禮見文以其言約旨詳故自題禮略云

張氏頰禮粹

唐志二十卷

王氏

佚

崇文總目唐寧州參軍張頰纂凡一百三十五條直抄崔氏義宗之說無他異聞

鄭樵曰張頰禮粹出於崔靈恩三禮義宗有三禮義宗則禮粹爲

不亡矣

李氏公緒禮質疑

五卷

佚

何氏洵直禮論

宋志一卷

佚

陳氏祥道禮書

宋志一百五十卷

存

鄭氏鼎新禮樂舉要

佚

禮樂從宜集

佚

閩書鄭鼎新字中實仙遊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知晉江縣尋通判處州鼎新少受業黃幹之門而與楊復游嘗考究禮書成編名曰禮樂舉要又撰禮樂從宜集

陳氏普禮編

佚

普自序曰自五霸以來至今天下豈無小康之時至於人倫盡廢

喪紀掃地若七國爭王之日秦人坑焚之餘東西兩漢知力把持
之末魏晉齊梁老佛之餘唐人室第之妻父之妾子之婦強藩孽
賢恣睢憑陵之極宋王安石廢罷儀禮毀短春秋之後生人之禍
皆蚩尤以來所未有者蓋自軒轅迄於東遷其間雖有有扈有窮
桀受之惡甘野鳴條孟津之戰而未嘗有千里流血空谷無人百
年荒艸若夫七雄劉項之兵赤眉黃巾黃巢武氏祿山五胡女真
之毒則以億兆爲艸菅連數千里朱殷數百年爲狐兔之墟蓋民
不見禮樂不明於君臣父子兄弟之義無事則苟以相與有亂則
起而相食而復加以農田不井國土無制有生之類無安土之心
而衣冠摺紳之士無椅桐梓漆爰伐琴瑟之謀其末勢之所趨固
宜然也桓桓晦翁崛起南夏首發明四書以開人心次取周公殘
經諸儒傳記脈尋彙別畝濬川疏志欲開來世之太平決千載之
積否天不懋遺未就而歿勉齋黃氏信齋楊氏久在師門熟聞講
貫繼志喪祭二篇天敘天秩經曲略備而王安石之烈未熄科舉
之士至今百年無有以其書爲意者曲臺已隔古今鹿洞復就蕪
歿可爲天地人倫之嘆夫秉彝之文歷劫不滅而品裁萬物扶植
綱常之具無一日不在我知書識字朱方斷石湘江山蘚文不倦購

訪而周公遺典尙存有緒又賴先覺開端發明忍復委之榛莽不問普深山狂簡不學寡聞年十五六讀曲禮少儀知愛之而淪於時俗科舉之習三十四始脫時文而患難屢貧東西奔走頗聞熊去非自少用心禮樂而貧踪賤武合并良難丁酉歲受平山劉純父之招始見去非於山中書冊填坐屢空晏如覽記浩博會欲求輔於朋友備書冊闢室堂廣談論取晦翁黃楊之書修補以示方來而未就也顧予雖志求古而未嘗涉晦翁黃楊之藩輒用去非成規更爲求要質鬼神告白知友共取十七篇注疏及晦翁所釐三十五卷勉齋信齋喪祭二禮及圖循去非熟路詳加考訂重爲比類仍合三君子凡所經歷採摘經傳史籍開元開寶政和通典會要令律諸書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家鄉邦國朝廷當行之禮當用之器具列大經小紀溯源循流斟酌古要之不拂於性命之理不失於先王周公之意不背夫子春秋之旨不孤晦翁拳拳經世之心使其行之足以位天地育萬物躋盛治致四靈愈千載之痿瘖定爲天地一常經古今一通義得爲者用之於身行之於家不得爲者藏之以待用而復以其餘力凡有名數備度分事物若天文地理建國設官井田兵刑等事各加研覈務盡見其本末

亦各草爲一書以待賓興豈不愈於掇浮詞吟空詩作燕語敝其
賦予之厚於有損無益之薄物絕學之繼庶其在此當仁則爲無
所辭避致思以起之不倦以終之如其有成當獲陰相亦不虛生
世間矣

許氏判禮圖

未見

呂氏辨禮問內外篇

二卷

未見

吳氏繼禮考

一卷

存

洪朝選序曰少宰望湖吳公示余以手編吉凶禮凡五曰士相見
禮曰士冠昏喪祭禮引儀禮禮記經文於前附己意訓釋於後合
而名之曰禮考蓋禮之文多至於三千三百公特取其切於士庶
人家日用之近者以爲維世導俗之助耳余謂禮者緣人情而爲
之者也宜人之情所由在禮則所好在禮顧今之人情不喜禮又

姍笑行古禮者何歟此無他古禮淡俗禮華古禮繁俗禮簡以其
厭淡喜華之心而便於苟簡自恣之習又焉得不以古禮爲桎梏
以行古禮之人爲怪異也雖然使人反求於其心之所不安者卽
而思之吾知必將以其不喜古禮者而不喜俗禮以其姍笑行古
禮之人者而姍笑俗人也天下之事患無有倡而興之者耳有人
焉排流俗以倡明古道而無人和者余不信也今少宰公旣首倡
之矣諸君子有不同然和之者乎爰命刻於藩司用觀古禮之行
自齊魯始

唐氏伯元禮編

二十八卷

存

伯元自序曰禮者何儀禮與大小戴記也編者何上編中編下編
也禮一也而上中下者何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古稱五典五
典者禮之所自出也故上編冠喪祭俗謂四禮四禮者人道之終
始也故中編禮者性之德也道問學所以尊德性傳不云乎待其
人而後行夫禮論者學禮之方而行禮之人也故下編編一也多
至十卷少或八卷者何言容服食稱謂餽遺卜筮莫不有動作威

儀之則所以身範物先而綱維五典也故以繫之上是謂上編十卷鄉飲酒鄉射投壺觀禮燕禮聘禮猶乎四禮之非時莫行也非力莫舉也故以繫之中是謂中編十卷禮得則樂生故次樂論禮樂備而天下治故次治論治本學學本道也故次學論次道論其煩簡一因乎舊文要之學禮焉耳矣故以繫之下是謂下編八卷夫三編者三才之義也二十八卷者列宿之義也其意則出於偶合而非有意於其間也然此三禮也不有周禮乎何遺之也曰周禮周官也非爲禮也且全而無容編焉其采及家語荀子諸書何也大小戴舊所采有醇有疵有詳有略而吾折衷之者也其儀禮或采或否何也所備者士禮所不備者諸侯大夫之禮也備小戴而漏大戴何也子曰吾從周小戴時王之制而今之同文也故不敢以不備也夫儒者於三禮代有訂正其最著者莫如紫陽夫子與近代湛元明氏今所傳儀禮二禮分經分傳亦既詳乎其言矣而子異之何也小戴零星錯落大戴掛一漏百倘非比類而分則次第不可得而考也是故可以經則經可以傳則傳是編與二書同也分節而比其類就類而分其次重復者有刪殘斷者無遺錯亂者就緒則是編也竊取焉而不敢辭其僭妄之罪也編始於壬

辰訖於丙申凡五載半屬司封司銓之暇時或破冗爲之急在成編而不暇盡詳其歸趣若曰倘其體裁便於覽觀不至開卷而茫然使初學之士可讀好古之君子可考也雖有未盡之編猶可以俟後賢於異時庶幾禮教藉以不墜則是編之大指也

亡名氏禮論鈔

隋志六十九卷

佚

禮論要鈔

隋志十卷

佚

禮雜問

隋志十卷

佚

禮雜答問

隋志八卷

佚

禮雜答問

隋志六卷

佚

禮樂議

隋志十卷

佚

禮祕義

隋志三卷

佚

禮類聚

唐志十卷

佚

禮論區分

唐志十卷

佚

禮論鈔略

唐志十三卷

佚

通禮義纂

佚

按通禮義纂不見於隋唐志未詳誰氏所作太平御覽每引之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六

經義

考

卷一百六十六

十一中華書局聚

卷一百六十六

比以

此乃

也

卷一百六十六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樂

樂經

隋志四卷

佚

漢書王莽傳元始三年立樂經

藝文志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

應劭曰周室陵遲禮崩樂壞重遭暴秦遂以闕亡

沈約曰秦代滅樂樂經殘亡

劉勰曰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與醫師務調其器君子宜正其文

王昭禹曰周禮雖出於武帝之世大司樂一章已傳於孝文之時胡寅曰禮樂之書其不知者指周官戴記爲禮經指樂記爲樂經

其知者曰禮樂無全書此考之未深者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詩與樂相須不可謂樂無書樂記則子夏所述也

章如愚曰漢承秦火之餘禮廢而樂尤甚制氏世爲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所得於竇公者惟周官大司樂一章而河間雅樂之獻又特采諸子之言以爲樂漢學之述古者止於此而已

王應麟曰考工記磬氏疏按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朱文公問蔡季通不知所謂樂云者是何書今考三禮圖以爲樂經書大傳亦引樂曰舟張辟雍鷓鴣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漢元始四年立樂經續漢志鮑鄴引樂經今其書無傳

葉時曰世儒嘗恨六經亡樂書然樂不可以書傳也何則樂有詩而無書詩存則樂與之俱存詩亡則樂與之俱亡詩也者其作樂之本與樂由詩作故可因詩以觀樂無詩則無樂矣韶至齊而猶聞必韶樂之詩尙存也濩至魯而猶見必濩樂之詩未泯也觀乎周之太師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以爲樂而必教以六詩瞽矇掌鼗鼓祝敔簫管則必諷誦詩此則詩之所以爲樂也太師曰大祭

祀帥暨而登歌此登歌之有詩也鐘師則以鐘鼓奏九夏此鐘鼓之有詩也籥章則掌歛函詩函頌此歛籥之有詩也祭祀則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是祭樂有詩也大射則王以騶虞爲節諸侯狸首大夫采蘋士采芣是射樂有詩也凡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是車行有詩也學士歌徹則徹樂亦有詩軍獻凱歌則凱樂亦有詩四夷聲歌則夷樂亦有詩至如大司樂奏六律則歌大呂歌應鐘歌南呂歌函鐘歌小呂歌夾鐘是十二律皆有詩歌也古人以詩爲樂詩存則古樂傳詩亡則古樂廢今不以樂詩不存爲憾而徒以樂書不傳爲恨豈知先王作樂之本哉

吳澂曰經出於漢而樂獨亡

黃佐曰觀諸豫之象則雷出地奮卽合樂之律自下而上可知矣觀諸夔之言則琴瑟下管卽雲和孤竹之屬可知矣觀諸商頌依我磬聲則擊石拊石合於鳴球可知矣觀諸春秋萬入去籥則萬舞干戚本合英韶可知矣凡此皆大司樂成均之法也孰謂五經具在而樂獨無傳耶矧夫歌奏相命聲變成方雖謂之樂記之經可也

楊繼盛曰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滅絕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秩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恆必由之良可悲夫

徐師曾曰古有樂經疑多聲音樂舞之節而無辭句可讀誦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焉

沈懋孝曰昔者仲尼正樂其時六代完音具在樂官如摯如干如襄如曠皆能習其鏗鏘鼓舞唱和抗墜之節大聖審音知樂第爲之釐次雅頌之所爾無更其舊也至孟氏時古之詩學幾無好而存之者其後樂經失傳士大夫縱能談說其義然精知者事著絕少所謂聲氣之元通於神明根之性初者邈然何莫求之朱載堉曰古樂絕傳率歸罪於秦火殆不然也古樂使人收斂俗樂使人放肆放肆人自好之收斂人自惡之是以聽古樂惟恐臥聽俗樂不知倦俗樂興則古樂亡與秦火不相干也

按周官成均之法所以教國子樂德樂語樂舞三者而已樂德則舜典命夔教胄子數言已括其要樂語則三百篇可被絃歌者是樂舞則鏗鏘鼓舞之節不可以爲經樂之

有經大約存其綱領然則大司樂一章卽樂經可知矣樂記從而暢言之無異冠禮之有義喪服之有傳卽謂樂經於今具存可也

樂記

漢志二十三篇

闕

漢書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寢以益微

葛洪曰竇公庸夫年幾二百

孔穎達曰公孫尼子次撰樂記通天地貫人情辨政治 又曰劉

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著於別錄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蓋十一篇今雖合此略有分焉餘十二篇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

第二十三

王昭禹曰記有樂記樂之傳也非經也樂記作於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儒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是也

熊朋來曰樂記中有與易大傳文相出入其他論禮樂多有格言能記子夏子貢賓牟賈問答此必出於聖門七十子之徒所記也

又曰樂記本十一篇今禮家仍分十一章觀其以子貢問樂一句附贅章末卽其篇名矣依正義序次分爲十一章一曰樂本凡音之起至王道備矣二曰樂論自樂者爲同至與民同也三曰樂禮自王者功成作樂至聖人曰禮樂云四曰樂施自昔者舜作五絃之琴至先王著其教焉五曰樂言自民有血氣至君子賤之也六曰樂象自凡姦聲感人至所以贈諸侯也七曰樂情自樂也者情之不可變也至有制於天下也八曰魏文侯自魏文侯問於子夏至彼亦有所合之也九曰賓牟賈自賓牟賈侍坐至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十曰樂化自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禮樂可謂盛矣此章五十八句重出祭義十一曰子貢問師乙自子貢見師乙至子貢問樂此章吾子自執焉以下多脫辭孔疏依史記改正吳澂曰禮經之僅存者猶有今儀禮十七篇樂經則亡矣其書疑

多是聲音樂舞之節少有辭句可誦讀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諸儒不過能言樂之義而已而劉向所得樂記二十三篇又與河間獻王所撰二十四卷不同其二十三篇內之十一合爲一篇蓋亦刪取要略非全文也

徐師曾曰漢興制氏世爲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理其言義理則此篇是也當是古來流傳文字而河間獻王實纂述之非成於漢儒也

河間獻王劉德樂元語

佚

按白虎通德論引樂元語文云受命而六樂樂又云東扈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扈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扈之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扈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漢書食貨志引樂元語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不貳價四民常均

黃氏裳樂記論

一篇

存

邵氏函樂記解

一卷

存

金氏履祥考定樂記

一卷

未見

柳貫曰小戴禮樂記第十九鄭玄目錄云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又云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篇雖合而略有分焉唐孔氏正義則謂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名猶在而記無所錄矣正義直以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分十一篇而每篇之中又各自爲章總之凡三十四章先生獨有疑焉因爲之反覆玩繹優游涵泳則見其所謂十一篇者節目明整瞭然可考而正義所分猶爲未盡於是一加段畫而旨義顯白無復可疑此學者所以貴乎平心觀理及其理融見卓則雖跨越宇宙而與聖賢共講亦不過是而已

劉氏謙樂經元義

八卷

未見

呂氏棉大司樂考

十卷

未見

黃氏佐樂記解

十一卷

存

右載樂典

朱氏載增樂經新說

三卷

存

載堉自述曰按漢時竇公獻古一經其文與周官大司樂同然則樂經未嘗亡也樂官之屬凡二十分作三類其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此四官爲一類蓋大夫士之曉樂者而爲國子之師若伶倫后夔輩是也禮記所謂大司成疑卽此官也樂師疑卽樂正也大

胥大學長也小胥小學長也大師小師瞽矇眡瞭此四官爲一類蓋皆無目之人及有目而不甚明者若師曠師冕輩是也典同以下則又皆有目者凡官皆受命於天子自下而上以受命次序多寡爲尊卑周制一命謂之下士二命中士三命上士四命下大夫五命中大夫此大司樂爲中大夫自下而上第五等也每官有正有副其長若干員其佐必倍之若大司樂中大夫二人則樂師下大夫四人乃其佐也樂師又有佐焉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是也籥師籥章當在執師之上疑錯簡云

李氏文察樂記補說

二卷

未見

黃氏積慶樂經管見

二卷

未見

瞿氏九思樂經以俟錄

六冊

存

按瞿氏論樂史學遷序之雖經鏤板然卷帙未定非完書也

張氏鳳翔樂經集注

二卷

未見

鳳翔自序曰禮樂至周而大備周禮大司樂文則周公所手著也漢初魏寶公獻古樂經其文與大司樂合而學士大夫率沿爲禮家言無專學也古學庸存於戴記至程子始尊信表章而古者由學入道之大法始賴以存古樂經亡而周公所著經固存於世觀大備於成周而樂其可知也愚竊取程子之意乃表而出之俾專於樂者考焉

陸元輔曰堂邑張鳳翔輯述周禮大司樂以下諸官而爲之注末以小戴禮樂記篇附焉鳳翔中萬曆辛丑進士官至兵部尙書兼副都御史巡撫蘇松等處軍務加太子太保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七

經義

考

卷

一百六十七

六

中華書局聚